



大唐開元占經卷第一百一十一

八穀占

八穀生長

神農曰禾生於粿出於上黨羊頭之山右谷中生七十日秀六十日熟凡一百三十日成忌於寅卯 黍生於榆出於大梁之山左谷中生六十日秀四十日熟凡一百日成忌於丑 大豆生於槐出於沮石之山谷中九十日華六十日熟凡一百五十日成忌於卯 小豆生於李出於農石之山谷中生六十日華五十日熟凡一百一十日成忌於卯 秫生於楊出於農石之山谷中七十日秀六十日熟凡一百三十日成忌於午 蕎麥生於杏出於長石之山谷中二十四日秀五十日熟凡七十日成忌於子 麻生於荆出於農石之山谷中生七十日秀

六十日熟凡一百三十日成忌於未午辰亥日 小麦生於桃
出瀕石之山谷中生三百日秀三十日熟凡三百三十日成忌
於子 稻生於柳出於農石之山谷中生八十日秀七十日熟
凡百五十日成忌於亥 五穀生長日種者多實以老死日種
者無實又難生以忌日種之一人不食 禾生於巳疾於酉長
於子老於戌惡於丙丁忌於寅卯 黍生於寅疾於午長於丙
丁老於戌死於申惡於壬忌於丑 豆生於申疾於子長於壬
老於丑惡於甲乙忌於丙丁 麦生於酉疾於卯長於辰老於
午死於巳惡於戌忌於子太歲在四季葶藶子熟時可種禾豆
夏至時可種黍糜夏至後百五十日地氣上時可種麦 丑未辰
戌是也 太歲在四仲堪熟時可種禾豆夏至可種黍糜夏至
後九十日地氣上可種麦 子午卯酉是也 太歲在四孟以蚕

卧起時可種禾豆夏至前五十日可種稻黍糜夏至後八十日
地氣上可種麦 寅申巳亥是日

八穀陰陽相衝

黃帝占曰穀有陰陽衝位相當王相廢休名在其鄉 黃帝要經
春夏為陽秋冬為陰陰當合賤陽當可貴春夏賤為順秋冬貴
為逆 黃帝占曰稻與小麦為陰陽稻賤時小麦貴十五日反
之亦等黍與小豆為陰陽黍賤時小豆貴麻與大麦為陰陽麻
賤時大麦貴大豆為陰陽粟賤大豆貴大豆賤粟貴
候八穀貴賤及歲雜物蚕善惡

黃帝占曰粟常以建戌之月下旬二十五日下價為本以建亥
之月上旬上價為末乘本貴之一錢以五并本價以為來年春

夏極貴定即亥月與戌月平者更以建子之月乘亥月價見一
貴之一貴之以三皆并本價以為來年春夏極貴各在其衝月
即冬三月皆不貴各平者來年春不復貴矣 黍常以建酉
之月下旬二十五日下價為本以建戌之月上旬上價為末本
一錢貴之以五并本價以為來年春夏極價定即冬三月平平
者春夏不復貴 麻常以建戌之月下旬二十五日下價為本
以建亥之月上旬價為末末來其本一錢貴之以五并本價以
為來年春夏價定即冬三月皆平平者春夏不復貴 大豆常
以建亥之月下旬二十五日下價為本以建子之月上旬上價
為末末乘其本一錢貴之以五并本價以為來年春夏極貴定
矣即冬三月皆平者春夏不復貴麥常以建午之月下旬二十
五日下午價為本以建未之月上旬上價為末末乘本一錢貴之

五并本價以為來冬春價極貴定矣夏秋三月平平者冬春不
復貴 師曠占曰常以正月一日書十二日以占十二月以日

易月每歲黃氣其氣為差歲風從西來西南來皆為穀貴從東
即穀賤 黃帝占曰正月上卯日候風其有寒風者穀小貴者
至衝必貴矣其卯日不風寒而溫者即中平也 春雨甲申五
穀熟夏兩甲申五穀大好 神農占曰正月上朔有風兩三月
穀貴石五百錢 黃帝占曰春雨甲寅乙卯入地五寸糴小貴
若不貴夏穀貴 正月丙丁為朔稔黍貴戊己為朔粟貴庚辛
為朔稻貴甲乙為朔大小麥貴壬癸為朔大小豆貴 正月三
日當風不風則莫不同者謂無黍 東方朔占曰正月朔日兩
歲中下田麥成禾黍小貴 沛公占常以正月甲辰先至大麥
貴丙辰先至黍貴戊辰先至粟貴庚辰先至大豆貴壬辰先至

小豆貴 正月一日得寅貴盡十二日以占十二月 黃帝占
曰正月晦二月朔風雨稻惡癸糴貴四月晦五月朔有風雨其
年大水麥惡十二月晦正月朔風雨春旱六月晦七月朔有風
兩春糴貴四月晦五月朔有風雨其年大水麥惡十二月晦正
月朔風雨春旱六月晦七月朔有風雨春糴貴七月晦八月朔有
風雨歲糴貴 東方朔占曰三月得己朔大麥熟庚朔禾熟兵
賊起辛朔下田不收壬朔赤地千里米穀貴癸朔熟 三月有
三卯大豆好無三卯旱種禾四月丙午夏苗長 四月無三卯
旱種麻京房占曰五月無三卯旱種大豆六月無三卯稼不好
神農占曰八月有三卯麥大善無三卯麥不善京房占曰八
月無三卯旱種麥 黃帝占曰四月朔日風起東來雞鳴至日
出禾黍畝五斛至日中畝二十斛至夜半畝三十斛以中田准

之 黃帝占曰夏至以五月朔日至者出國大驚穀小貴四日
五日六日至者穀大貴十日十二日至者五穀大貴二十七日
二十九日至者國土大驚以晦日至者國有大喪六月朔至者
人民相食及五年事四月至上又云夏至在天門土國大驚在
地戶谷兩五穀大貴在人門為三公羣臣大夫穀貴必察之二
日之中又五六月晦朔日夏至者賞田宅穀貴十倍人民相食
其歲惡田宅雖賤慎勿取之 立夏戊子大風自北來糴石三
百倍貴 黃帝要經曰春兩乙卯夏糴貴夏兩丁卯秋糴貴秋
兩辛卯冬糴貴冬兩癸卯春糴貴倍兩乙卯斛百文二卯斛二
百兩三卯斛三百兩四卯斛一斤金沛公占曰正月一日乙卯
荆楚賤得丁卯周秦貴得己卯燕趙貴得辛卯韓魏貴得癸卯
梁魯貴 神農占曰凡虫食李則黍貴食枣粟貴食杏麥貴食

荆麻貴食桑絲貴 正月上朔日風從東來植禾善風從南來
植 善風從北來稚禾善四月四日風從東來植豆善西來四
日至七日中善七日至十日稚善十四日無風不可種豆 從冬
至日到来年滿六十日有大風兩折樹木麥大善從平朔至食
時植麥善至日中中麥善至日入稚麥善常以夏至後九十日
可種麥 四月朔日風從東來從平明至辰時植黍善至日中
中黍善至日入植黍善 正月朔日始出時有雲蔽日蚕不成
秋久繒帛貴從日出至日入清明蚕善 京房占曰正月一日
候風平明和調不風植稼蚕善日中和調中稼稚蚕善至暮無
風五穀桑蚕滋茂人民六畜無病 沛公占曰正月一日平明
溫不風早蚕善日中不風中蚕善日入不風稚蚕善終日不風
植稚皆善 東方朔曰正月朔日當溫更風兩者來大貴蚕傷

風起西方來年兵革貴 京房曰太歲在寅歲中三十日大陰
蚕不登菽麥昌人民食四升 太歲在卯中調和豆麥昌人民
食五升早四十日在六月 太歲在辰歲中早三十日六月大
風早六十日歲人病豆成 太歲在巳小兵起大麥登四十日
早在六月百物賤不宜早蚕晚者成五穀熟 太歲在午百日
早蚕登百穀不為晚蚕傷兵革起六畜小兒死 太歲在未十
月小兵豆登麥惡早蚕不成晚者好早六十日在二月 太歲
在申蚕登麥熟五穀熟五十日人多病兵革起早蚕不成晚者
好 太歲在酉兵起人病早蚕不登晚者好六畜傷六月七月
早 太歲在戌兵起蚕不登肉賤牛馬貴高山旱人飢米斗七
十文 太歲在亥兵起人飢人多病憂在四十日在州旱七十
日宜麥好五穀成蚕子如星 太歲在子水旱不時五穀不成

早三十日在六月西方米麥暴貴 太歲在丑有兵起早蚕不成晚者好人民不安 黃帝占曰太歲在亥名曰天空糴法當貴 太歲在丑名陰晝陽起可取陽穀陽穀者粟也 太歲在己名曰地空糴法當貴太歲在未名曰陽晝陰起可取陰穀陰穀者黍也 太陰乘寅早水晚早蚕禾菽麥昌人食四升 太陰乘卯禾稻菽麥黍昌人食二升 太陰乘辰早早晚水人飢 豆昌麥熟民食二升 太陰乘巳小兵動蚕麥昌二升 太陰乘午大旱蚕成稻菽麥昌禾不為二升 太歲乘未小兵起蚕稻昌菽麥不為三升 太陰乘申歲中和雨水調蚕成菽麥昌三升 太陰乘酉大兵民疫蚕菽麥皆不成民食七升大耗 太陰乘戌歲水飢蚕麥不登菽麥七升 太陰乘亥有兵麥禾善五升 太陰乘子天大霧歲水大出稻麥蚕禾昌民食三升

太陰乘丑歲小兵早蚕不登稻疾菽不成麥昌民食三升 黃帝占曰正月一日二日兩民食二升三日四日兩民食四升五日六日兩民食六升七日八日兩民食一升十日兩不占 師曠占曰正月七日風從西北來起荆地弱來人民霖變訟六畜貴穀亦貴過度歲不善 京房占曰正月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羊四日為猪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八日為穀和調不風寒即人不病六畜不死亡 郝萌曰常以正月朔日暮候東井上有雲歲水潦務耕山田高處 東方朔曰常以正月一日夜半子時候東方有黃色雲者春大赦南方有黃雲者夏有赦西方有黃雲者秋有赦北方有黃雲者冬有赦雜者皇太子有赦有黑雲雜者必有拜皇后若女子之赦 京房明占曰正月一日雲氣五色備具精神十二律氣各具歲則天下太

平風雨而起西北糴貴 神農曰正月有甲子初貴後賤 沛
公曰正月甲寅先至棺木貴丙寅先至絲帛貴壬寅先至魚鹽
貴各三倍 正月朔日大風發屋折木揚沙動石其歲惡風從
東方來人民多疾病風從南方大旱風從西方來六畜死亡傷
風從北方來下田不收高田好 常從冬至後却數到來年正
月上旬滿五十日食足不滿一日之月過一日長一月 神農
曰正月上辛溫者善風寒者不好 黃帝占曰常以正月八日
夜候月在昴東年中大善月在昴西歲多兩月在昴北其年大
惡月在昴南其年大旱 京房曰正月八日候月在參東大善
在參西多水虫在參北大惡 黃帝占經曰春不欲雨乙卯夏
不欲雨丁卯秋不欲雨辛卯冬不欲雨癸卯以此四卯日雨者
人民多病 黃帝占曰常以正月一日夜半子時至明視北方

有黑雲七月水四丈七尺青雲必有疾病流行燕趙當之赤黃
雲人民大飢國多刑獄白雲素服之變赤雲國有喜母子同光
女有昌視南方有赤雲大旱赤地千里五月炎旱六月有風雨
發屋折木并白雲國有大喪天子失喪坐有黑雲大水不出其
年五月有青雲者大吉婦女謀內視西方有白雲秋有兵內相
趙宮鍾不鳴劍戟交鋒有青雲大凶君克臣必死物在市不出
其年九月黑雲者大吉利 秋雨甲申六畜多死冬兩甲申人
民多病 九月晦十月朔有風雨其歲惡有小水十月晦十一
月朔有風雨人民多死四月一日二日得酉人民大樂三日四
日得酉人民悅和五日六日得酉人民多疾病七日八日得酉
人民多病九日十日得酉人民多流十一日十二日得酉人民
自相食大凶 京房曰五月朔日當熟而風雨者米貴人食草

木風從北方來乍大敗人民相食 黃帝占曰立夏後五日虹
始出者萬物皆實 冬至後一日二日得酉其歲半熟三日四
日得酉人民大樂五日六日得酉田作大入七日八日得酉大
惡九日得酉五穀大貴十一十二日得酉五穀大成傷害六畜
寇賊多興十三日得酉人民相戰大凶災八方俱沸 酉者金
兵之本收成之元首 京房曰冬至後一日有壬無兩二日有壬
雜再生三日四日有壬上下皆熟五日六日有壬溝渠溢苗易
治七日八日有壬水潢流九日十日有壬無立墻過十日有壬
還一等至後三日七日有壬苗難治 黃帝占曰青車木位甲
寅之精不周風至一日賊風至棺木貴葦席賤廣莫風至材木
貴葵蕪賤條風至葱蕪賤葛藁貴明庶風至枯朽賤蒲席貴清
明風至棺木賤葦席貴景風至材木賤葵蕪貴涼風至

葛藁賤葱蕪貴閭闔風至蒲席賤枯朽貴 火車丙寅之精不
周風至象麻絡賤黃白綠貴廣莫風至纏縷賤錦綉貴條風至
布縷賤縉帛貴明庶風至綿皮葦賤絰絮貴清明風至黃白綠
賤象麻絡貴景風至錦綉縷賤纏縷貴涼風至縉帛賤布縷貴閭
闔風至絰絮賤綿皮葦貴 土車戊寅之精不周風至稻賤秫小
麥貴廣莫風至小豆賤黍貴條風至大豆賤粟貴明庶風至大
麥賤麻蕪貴清明風至秫小麦賤稻貴景風至黍賤小豆貴涼
風至粟賤大豆貴閭闔風至麻蕪賤大麦貴 金車庚寅之精不
周風至鐵器賤鉛錫貴廣莫風至膠漆賤黃金貴條風至珠璣
賤銅器貴明庶風至玉器賤田宅貴清明風至鉛錫賤鐵器貴
景風至黃金賤膠漆貴涼風至銅器賤珠璣貴閭闔風至田宅
賤玉器貴 水車壬寅之精不周風發益豉賤海魚貴廣莫風

至雞犬賤鯉魚貴條風發猪犬賤生魚貴明庶風發牛馬賤羊
羔貴清明風發海魚賤鹽豉貴景風發鯉魚賤雞犬貴涼風發
生魚賤猪犬貴閭闔風至羊羔賤牛馬貴 凡五寅之風所從
吹本鄉來處賤風往所衝之所為貴一日分出時終日貴在六
十日從日入至夜半貴在二旬中從夜半至雞鳴平明貴在一
時常以庚寅之日俟五車金星動故有耗其物金鉄貴動而不
明即貴有大風寒折木發屋即大貴大風寒大貴小風寒小貴
其温即賤不風寒自如 常以壬寅之日候五車水星主船舩
六畜水中自行者故水者星微黑動即貴水物有大風寒折水
發屋者大貴大風寒大貴小風寒小貴不風寒自如常以甲寅
之日候五車木星主柱材木苗蘆薪芎茅故木車星動微青即
貴有風寒折木發屋大風寒大貴小風寒小貴其温即賤不風
寒自如 常以丙寅之日候五車火星主虫采繒帛皮草色赤
動即貴有大風發屋折木大風寒大貴小風寒小貴其温即賤
不風寒自如 常以戊寅之日候五車土星主土公田宅五穀
其星赤黃有柱動即穀貴有大風寒發屋折木大風寒大貴小
風寒小貴温即賤不風寒自如

大唐開元占經卷第一百十二

大唐開元占經卷第一百十二

竹本草藥占

草木休徵

朱草

孫氏瑞應圖曰朱草者草之精也聖人之德無所不至則生

鵲冠子曰惟聖人能正其音調其聲故德上及泰清下及泰

寧中及萬靈朱草生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朱草生淮

南子曰泰清之世流黃出朱草生春秋運斗樞曰璇星得則

朱草生尚書中候曰文命得成俊又在官朱草生郊魏略

曰文帝欲禪朱草生於文昌殿側大戴禮曰朱草生日生一

葉至十五日止十六日落一葉

嘉禾

大唐開元占經卷第一百十二

春秋感精符曰德淪於地則嘉禾生 春秋運斗樞曰璇星得則嘉禾液

福草

禮記威儀曰君乘木而王福草生於廟中 瑞應圖曰福草者宗廟齊敬則生宗廟中

芝草

運斗樞曰搖光得則陵出黑芝 瑞應圖曰芝草者親近耆老養有道則生 地鏡曰敬事耆老不失舊故則芝草生

木連理

地鏡曰不失民心則木連理生

木同本異枝

京房曰有木同本而枝異是華光國有昌 五穀登他民歸國

京房傳曰樹同本異末君有慶諸侯朝

木卒長

地鏡曰國治樹木卒長自大其君方有嘉 京房易傳曰木於城負一夜圍以上長數丈以謂臣強其君大昌 又曰國樹乍大君有喜

木生君屋上及朝廷

地鏡曰木卒生人屋室上其地出聖人 京房易傳曰木生於君屋上及朝廷其君有聖子

木生木及木垂枝

地鏡曰木生木國益土 又曰木生枝盡向下者大吉國主有喜

木偃自起及木生有實

京房曰有偃木而起歲有大吉 又曰木生有實其邑有慶

竹木咎徵

竹木自死疾疫非時枯落

地鏡曰竹栢枯通一百里是謂陰消陽國必亡 又曰竹栢夏

枯王侯失位 又曰樹木非其時而枯是謂金財伐不出一年

暴兵外國來 又曰凡樹忽生死主易兵將至 又曰社樹自

死世主國君亡 京房曰有木夏落葉有兵喪 京房易傳曰

秋葉落七十步人民葆徙大飛揚人民離鄉 地鏡曰木葉非

時落去本七十步國有兵民棄故鄉

本死復生

京房易候曰枯揚生莢斷枯復生天碎當之 地鏡曰竹葉樹

木枯死忽復生輔臣執政流其令 又曰枯木冬生易謂陰陽

易位不出二年國有喪小人近君子亡 又曰木實當死者反

生世主凶 京房易傳曰木枯不及二年國有大喪其逐色其

寵人為主 又曰枯揚生花國后當之

木冬榮

地鏡曰木冬生有兵民流一曰君失政 又曰木冬華當生反

死 京房曰木冬生王者不平有卿相出走 又曰有木冬榮

忝不成 又曰木冬生國后當之

木再榮

地鏡曰木一歲再花寔有兵民流 又曰木再榮世主墮于娼

女致兵之象 又曰桃再花夏有霜杏再花夏有電李再花春

有霜榆再花有寬令當死反生又曰木春冬再作實世主凶秋

夏再實隣國逼之 京房曰木歲再華國后當之 又曰木一

歲再實隣國來伐其國 又曰木再榮於夏后喪國有喪若五谷不熟百姓罷作

素穀自生朝庭及木生不入土

地鏡曰素谷俱生於朝庭世主廢賢用不肖 又曰木生不入土而獨立天下危

木卒生道中反木卒枝

地鏡曰木卒生道中君失治九宮廢 又曰木無故一夜十枝藂生邑將虛

木傷葉及木自鳴

地鏡曰木生一枝偏無葉歲惡民飢 又曰木忽自鳴主死自鳴作金聲者土地方分裂

木哭泣及出血并生齒

地鏡曰樹木泣天下有兵 京房易飛侯曰樹哭實邑虛虛邑實

地鏡曰木無故血出及汁流出地邑敗有兵 京房曰伐木有血侯王有憂 又曰林木生齒有兵起

榆莢不落

京房曰榆莢不落國受大咎

竹實反枯

地鏡曰竹實衆鳥群行不出二年大飢 又曰竹忽實而枯易主民飢 又曰國中竹皆盡枯地失

黍稷生尤

京房易傳曰黍生尤大君有憂相去亡稷生尤大君憂大臣死亡兵起

蓬益生

京房易傳曰蓬益繁興歲不熟

大唐開元占經卷第一百十二

大唐開元占經卷第一百十三

人及神鬼占

人名卦

春秋說題辭曰人者仁也以心合也宋均曰與他相偶合也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春秋繁露曰人有三百六十六節

耳目之明日月之象外有四支副時數也下視下瞑副晝夜也

尔哀尔樂副陰陽也白虎通曰人有五藏六腑所應五行六

合也大戴禮曰天地人一二三三三而九九八十一主日日

數十故人十月而生人生暮昧然後行三年頭然後合焉

孝經援神契曰頭圓法天足方象地五藏象五行四支法四時

九竅法九州兩目法日月肝仁肺義脾信心禮膽斷腎智旁光

决髮象星辰節象月歲腸法紀緯

人瑞

真人

禮記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黃真人游於後池

宋均註云黃土

色游於後宮之池則黃帝問道于玄女素女是也

孫氏瑞應曰真人者黃帝時游于池王者著德不貪貨利則金人乘金船遊王後池又曰王者德至則金人遊於池

玉女

禮含文嘉曰禹卑宮室盡力溝洫百穀用茂玉女敬降養宋均注云玉女有人如玉色也天降精生玉女使能養天美玉女色養以延壽也

賢聖進

春秋繁露曰君恩及保虫城郭充寔則賢聖皆進

鄭玄注論語云周公相成王致太平時四乳而生八子皆有賢行和氣之所致也乳生四產成八子也

長人見

魏志曰咸熙二年晉太子昭封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白髮着黃單衣黃巾拄杖或云今當太平

人恠

長人入國

京房曰君暴乱疾有道厥妖長狄入國

左傳文公十一年敗狄於鹹穀梁公羊傳曰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魯一者之齊一者之晉然之身橫九畝五尺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何以書記異也劉向以為時周室衰微三國為大可責者也天戒若曰不行禮義大為夷狄之行政致危亡其後三

國皆有篡逆之禍近下人伐上之病也

史記秦始皇帝二十六年有大人長五丈足跡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見於臨洮天戒若曰大為夷狄之行將受其禍是歲秦始皇初并六國反意以為瑞銷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像之自言賢聖燔詩書坑儒士奢媯暴虐務欲廣地南成五嶺北築長城以脩胡越斬山填谷西自臨洮東至大遼東西徑數千里故大人見於臨洮社亂之起也後十四年而秦亡

人干入宮室

春秋潛潭巴曰有人入宮之禍極効之驗也

又曰有人走

入宮不知其名大水為災國驚群猾並謀

漢書五行志曰成帝建始三年七月丁未渭上女子陳持弓年九歲言大水至走入城入未至尚方掖門殿門門戶衛者莫見

至鉤指省乃見民驚走上城門此下將篡國女寵君有宮室之

象也後王氏兄弟父子五侯秉權至莽卒篡天下

又曰成帝綏和二年八月庚申鄭通里男子王哀衣絳衣小冠帶鉤入北司馬殿東門上前殿入非常室解惟組結佩之曰天帝令我居此著長業等牧縛考問哀故公車大誰卒 應劭曰在司殿門掌誰呵也 病狂易不自知入宮後王莽篡之象

續漢書曰靈帝光和中雒陽男子以弓箭射北闕吏收考問辟居貧負責無所聊生因買弓箭以射闕近射妖也其後車騎將軍何苗與兄大將軍進部曲相疑對相攻擊戰於闕下苗死敗殺數千人雒陽宮室因除火燒盡 風俗通曰靈帝光和元年南宮中黃門寺有一男子長九尺白衣中黃門解呵問汝何等人白衣妾入宮曰我梁伯憂天使我為天子步欲收取忽不見董

卓之應也 王隱晉書惠帝紀曰齊王冏為大司馬十二月
有白頭老公入司馬府大呼曰有大兵起不出甲子旬即收都
衛考竟殉於內外
漢晉春秋曰齊王冏輔政大安元年有一婦詣大司馬門求寄
產吏仍詰之婦曰待我截齊便去言訖不見有議者聞而惡焉
至二年而冏被誅

訛言

漢書王莽傳曰建國元年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高皇帝大怒
趣歸我國不者九月殺汝莽收捕殺之
幽明錄曰吳郡張茂度在益州時忽有人道朝廷誅徐羨之傳
亮謝晦三人遂傳之紛紜張推問得造言之主問何由言此荅
曰寔無所承恍惚不知言之耳張鞭之傳者遂息後乃驗日月

正與符同

沈約宋書曰大明二年 民築治廣陵城劉誕出循行有人揚
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使執之問其本末荅曰夷
姓名孫家在海陵天公與佛道共議欲燒此間人民道佛若諫強得
至今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云何荅曰古言禍不
過六慎門誕以其言狂悖殺之又五音土忽狂見鬼驚怖啼哭
曰外軍圍城：上張白布帆執錄二十餘日乃散之城破之日雲
霧晦暝白虹臨門連屬城內

童謠

漢書五行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義時則有詩妖君兌陽而虐
臣畏刑而箝口則怨謗之氣發於歌謠故有詩妖
鴻範五行傳曰下既非君上之刑畏嚴刑而不敢正言則先發

於歌歌口事也氣逆則惡言至或有恠謠以此占之故曰詩妖
古者人君必視人民聽其歌謠以省國政左傳曰僖公五年晉
侯伐虢八月甲午圍上陽問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
何時對曰童謠有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星也日月之會日
辰日在尾故尾星伏而不見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戎事上下
同服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也鶉之賁天策焯火中成軍
鶉之賁天策傳說星時近日
星微焯無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以上
皆童謠言也童子未有念慮之惑而會成嬉戲之言似若有憑
者其言或中或不博覽之士能慎思之人而志之以為戒以為
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

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夏之九

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

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

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

子朔晉滅虢公醜奔京師

周之十二月夏之十月也

左傳曰文成之世童謠曰鶉之鴒之公出辱之鶉鴒之羽公在
外野往饋之馬鶉鴒跌公在乾侯微褰與襦鶉鴒之巢遠武
搖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鶉鴒鴒往歌來哭至昭公時鶉鴒來
巢公攻季氏敗出奔在外野次乾侯八年反於外歸塗魯昭
公名稠公子宋立是為定公

異苑曰秦世有童謠云秦始皇奄僮開吾戶據吾牀飲吾酒
唾吾漿食飲以為糧張弓射東墻前至沙丘當滅亡始皇既坑
儒焚典乃發孔子墓欲取經傳墳既啟悉如謠者之言又言謠
文刑在家壁王其惡之反問之還沙丘而脩別路見群小兒輦

沙為阜問之云沙丘也從此得疾而殂
漢書五行志曰元帝時童謠云井水溢滅電煙灌玉堂流金門
至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戊子北宮中井泉水溢出南流魯春秋
時有鸛鶴之謠而後有巢之驗井水陰也電烟陽也玉堂金門至尊
之居象陰盛而滅陽劫有宮室之應也王莽生於元帝初元四年
帝封為三公輔政因以篡位

又曰成帝時童謠曰燕々尾淀淀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
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其後帝為微行出遊常與富平
侯張散但稱富平侯家過河陽公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
之故曰燕々尾淀淀美好貌也張公子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
謂宮門銅鑊服虔曰門銅樞也應劭曰門銅鋪首環也蘇林鑊
音環言將貴尊也後遂立為皇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

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者也 又曰成帝時
童謠曰耶徃敗良田諺言乱善人桂樹花不實黃爵巢其巔昔
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桂樹赤色漢家象花不實無繼嗣也王
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巔象也

續漢書曰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不諧在赤眉得不得河北是
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為大司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並見煞是
更始之不諧在赤眉也世祖由河北興

又曰世祖建武中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述
僭號於蜀時人竊言莽稱王述欲繼之故稱白腹五銖漢家貨
明當復也述遂滅誅

又曰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案
順帝即世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貪樹疏幼李固以為清河雅

性聰明敦詩悅禮加以屬親立長則順置善則固而異建白太后策免固徵蠡吾侯遂即至尊固由是結過幽蔽于獄暴尸道路而太尉故廣封安樂卿侯司徒趙戒厨亭侯司空表陽安國亭侯又曰桓帝之時京都童謠城上烏尾畢逋公為吏子為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入河間婉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戶上慙春黃梁黃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承卿怒案此謠為政貪也城上烏尾畢逋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為人主多聚斂也公為吏子為徒言蠻夷將叛逆父既為軍吏其子又為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故既死矣徒又遣百乘車往也車班入河間者言桓帝將崩奩輿班入河間迎靈帝也河間婉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者言靈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錢以為堂室也戶上慙春黃梁者

永樂雖積金錢猶慙常若不足使人春黃梁而食之也黃

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承卿怒卿怒者永樂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見承卿主鼓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

又曰獻帝踐祚之初京都童謠曰千里草何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為董十日卜為卓青暴強之貌不得生者亦旋破亡也

魏畧曰令狐愚字公冶太原人為兗州刺史愚見吳未平而齊王芳年少又聞楚王有智勇初東郡有謠云白馬出河妖馬夜過官收邊嗚呼衆馬皆應明日見跡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中又有謠言白馬素鞍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愚既聞此謠又聞大司馬而楚王小字朱虎故遂與其舅王陵陰謀立楚王愚病

死後發覺力割愚棺而戮尸焉

吳志曰初興年中吳中童謠曰黃金車班蘭昌門出天子昌門
吳西郭門也夫差所作也其後孫氏興焉 異苑曰義熙中童謠
云長作掃帚樞作抱掃除洛中迎琅耶及十一年晉大軍至洛
修復園陵時封琅耶王也

中興徵祥說曰大和中童謠曰青、御路揚白馬紫綵韁汝非
皇太子那得甘露漿 又曰鳳生鷓人見無不喜謂言是馬駒
何悟成龍子是時海西公寵念殿中常侍相龍等因共為亂生
子男三人海西以為己子將欲立之既而被廢以馬韁殺三子
三子死南方甘露公卿三子不懼甘焉

中興徵祥說曰隆和謠曰計不平滿計隆和那得久哀皇聞而
惡之改為興寧又謠曰雖後改興寧只自無聊生尋哀帝中藥

不識萬機

異苑曰石勒末年謠曰一杯死食有兩脫一石勒死人不知不

信我語視鹽池三月忽變而生塗七月而勒死池還如先

又曰符堅門中謠曰河水濁復清符詔死新城 又謠曰肩

不逼項及其南侵其相王猛諫曰童謠有云肩不逼項此不宜
遠行之徵也不從果敗於壽春之項城

人生角及自出地

京房曰權臣專政厥妖人生角 漢書五行志曰景帝二年九
月膠東人年七十餘生角角有毛角兵象老人吳王象也年七
十七國象也時膠西濟南臨淄膠東四王謀起連楚趙凡七國
華陽國志云李勢未亡之前涪陵 氏頭生角長三寸凡三
截之

京房易傳曰人自地出君有愛民散流國亡地

男化為女

春秋潛潭巴曰小人聚天子弱則丈夫化為女子

京房曰丈夫化為婦人茲謂柔勝強陰勝陽邦必亡 又曰男

化為女有異姓來其國

蜀王本紀曰武都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取

為后故蜀王於武都擔土於成都怨之故地号曰武擔以 鏡

一表其墓

漢書五行志曰哀帝建平三年豫章有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

婦生子長安陳鳳言陽變為陰將無繼嗣自相生之象生一子

將復一世絕也

女化為男

春秋潛潭巴曰賢人去位天子獨居則女化為丈夫

京房曰女子化為男子茲謂陰昌賤人為政其邦必亡 又曰

君將絕嗣則君妻化為男 紀年曰晉定公二十五年西山女

子化為丈夫與之妻能生子其年鄭一女生四十人二十死

史記曰魏襄王三年魏有女子為丈夫

續漢書五行志曰獻帝建安七年越雋有女子化為男子群言

哀帝時亦有此將有代易之事至二十五年帝封山陽公

人生而能言

京房易候曰言之不知則人生言天使代其言也

又曰人生而能言言善則善言惡則惡此國之因 地鏡曰多

有諛賊人生而言

人生而能行

京房曰人生而行其國大昌其君有憂 又曰自受其殃黔首散亡 地鏡曰王事急民欲流亡國有兵則人生而能

人相食

續漢書五行志曰靈帝建寧三年河內婦食夫河南夫食婦 異苑曰後漢桓帝元嘉元年任城民婦生兒即自取食之又謂 姑曰天使如此我亦行死尸僵者門宮安歌者失半覆則盡滅 言畢而匍匐復產一兒而兩頭五人揚難自王仇池後國之應 也

人生子異形

天鏡曰婦女一時生三男不出三年外國來生三女國有陰私 春秋潛潭巴曰人生五首猾大起

京房曰人生子首在背天下易鄉

天鏡曰生人兩首不出

三年上帝命王征四方宜令天下

又曰人生四頭兩目世

主大哀人生多頭君王有咎民飢凶流亡

地鏡曰天下憂主凶民流亡則人生有四目

天鏡曰人生

三日橫兵並起為害

京房曰人生子有一目其國不寧

春秋演孔圖曰玄高將

亡陰不承陽怨望生則十口之人出

京房曰人生有二口以上國主見驚以兵

天鏡曰人生兩

口五穀不登百姓喪亡

京房曰人生子舌長天下有兵人生

子有一耳是謂不聰人生有三耳以上是謂多方其國無王

又曰是謂多聰國事無定

人生子有一手是謂不壽其國有

咎 人生有三臂有反臣

人生有三手以上臣謀主 人生

三足是謂非常天下有兵 天鏡曰人生多足是謂大後其

國東西移走 人生而三足不出二年國有兵喪

京房曰人生子有一足是謂不行國主亡 人生子有三十指

民流亡 人生子有二鼻有民謀其主 人生子有二背

臣反主亡 天鏡曰人生兩身世主被殃民人散亡

生兩腹不出三年歲大熟民食足 人生有二腹是謂惡祥國

京房曰人生子有三腹其國分 人生有二腹是謂惡祥國

主以仇亡 人生子目在首上反後天子亡 天鏡曰人

生目着腹五穀豐橫兵起 人生子目臂反手天

京房曰人生子目在項背天子不安 人生子目臂反手天

下有大事 人生子目在腋天下不相見 人生子目

在陰天子亡位 人生子目在踵及足是謂下視天下大兵

人生子口在首上及在後國主亡

天鏡曰人生子兩口在背國無兵人民行五穀昌 京房曰

人生子口在支臣主亡 人生子口在腹旁天下有兵一曰

為天德五穀豐熟 人生子口在節天下民大飢流亡

人生子鼻在背及項天下不寧 人生子鼻在首前太子有

殃 人生子鼻在腹天下大荒 人生子鼻在四肢節天

子亡 人生子鼻在陰是謂不常天子降 人生子耳在

首上及前后天下有兵民流亡國君喪 人生子耳在腹天

下兵 人生子耳在背及肩項天下有憂 人生子耳在四

支及足手有反主者 人生子腹在背天下飢 人生子

腹在手上前後天下民飢兵作 人生子腹在四支手足天

下有兵又曰天子易 人生子四支在背天下亂於兵

人生子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背天子無後
天下有大事
京房易侯曰人生足小此謂下約不出三年
邦消亡

漢書五行志曰平帝元始六年六月長安女子生兒兩頭異項
面相向四臂共胷肩上有目長二寸所若六畜首目在下茲謂
上政將變更凡妖之作以譴告正咎像其君二首不一也手多
所任邪足不一得勝任也
風俗通曰靈帝光和二年洛陽
上西門外女子生兒兩頭異肩四臂共胷但前向以為祥隨地
弃去朝廷務亂上下無別二頭之象也

春秋運斗樞曰人主不省山之祠州土之位不應天府斬伐無
度懷山絕渠則人生大頭
天鏡曰人生而頭如囊者主有
咎凶
又曰人生頭大不出三年將有大師來伐其國

又曰人生無頭世主多凶

京房曰人生子無目其國

主暴死

人生子無口其國主見賊又曰多疾

春秋運斗樞曰上蔽下塞則人無唇

京房曰人生子無唇是謂不祥國主死亡

人生子無舌天

子不聰

天鏡曰人生而無口鼻耳世主凶其國年飢

人生子無鼻其國主疾病

人生子無足歲大飢
人生

子無手世主有客兵至

人生子無手掌世主大憂疾病

人生無足世有喪徵也

人生無足不出三年其國空

京房曰人生子無指天子有更令

人生子無腹其國民大

熟

人生子無四支其國主君臣有反者

人生子無陰

其國主無後

人生子無尸國主以仇亡

天鏡曰人生無頭不出三年有大師來伐其國

人生無骨

其國主昌 魏志公孫述時襄平北市人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此赤青也占曰有形不成有体無聲其滅亡也

人生六畜

京房曰人生六畜是謂更有明天下易主 人生馬百姓勞

苦 人生羸犬人君失道 人生羸貴人牽義民不義

人生六畜形人面者天子不聰 人生六畜口在手之上及

腹天下有大兵 人生六畜口在腹背胃天子有反者

人生子人形六畜面更天子 人生六畜口在陰天下有惡

天子 人生六畜耳在首上天下有憂又云有反者 人

生六畜耳在四支天下有兵一曰天下大荒 人生六畜耳

在腹及胃天下有反臣 人生六畜耳在陰群臣常謀天下

人生六畜四支在腹及首天下大亂 人生六畜有三

首以上天下樂昌 人生六畜有兩身天下有重兵 人

生六畜有三目以上天下有亂臣 人生六畜有一目國令

不行 人生六畜有兩口以上天下有兵 人生六畜有

三耳以上天下有大事 人生六畜有一耳國主不聰

人生六畜有兩鼻以上有謀反者 人生六畜有一足天下

無主 人生六畜有二足天下有大憂 人生六畜陰在

首上天子失位 人生六畜有二陰以國主多子 人生

六畜有四支無節天下有不善者 人生六畜有二尾以上

國有大事 人生六畜有毛無羽天子失位 人生六畜

有羽無毛天子無朝 人生六畜身半有毛半無毛國有大

事 人生六畜無面天下兵作 人生六畜無首天下無

主天子失位 人生六畜無目社稷亡 人生六畜無口

天下大飢重有大兵 人生六畜無鼻天下有災 人生

六畜無耳天子無臣令 人生六畜無腹天下大飢重以大

兵 人生六畜無四支天子無忠臣 人生六畜無陰天

子無後 人生六畜無骨筋骨肉天下昌 人生六畜無

尾是謂無後近臣反殺主 人生六畜無毛天下貧民飢

地鏡曰兵起則人生牛馬 人生六畜無毛天下貧民飢

人生野獸飛鳥

天鏡曰人生野獸國君兄弟分別不出一年夷狄內侵

京房曰人生野獸天下不通 人生野獸有他變形天下大

兵凶亡 人生野獸有他變形天下大

京房易侯曰人生飛鳥茲謂不祥司馬將兵上卿亡 人生子

形如飛鳥面者非常兵行 人生子人面飛形者大水行兵

戰 人生飛鳥有人形物者天下分 天鏡曰人生飛

鳥國君憂小民流散

人生五穀草木雜物

京房曰人生子盡為五穀國民昌 人生子盡為草木國主

死 人生子盡為石兵強 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聞者皆

為天下有兵

人生龍地虫魚

地鏡曰國君見伐則人生龍 京房曰人生龍有異姓來相

其國君將亡 人生子人面而龍地形者天下有兵 紀

年曰今王四年碧陽君之諸御產二龍 人生子人形而龍

地面者天下飢其兵合 人生地蜂蠆天下有并民 人

生地崩塌國破有喪君走 人生子魚為首者有大水

人死而更生

天鏡曰人死復生國有大病五穀死兵起 京房曰子不三

年改父之道則為私厥妖人死更生左傳曰晉殺秦謀於絳七

日復生 續漢書五行志曰獻帝初平中長沙人姓桓死棺

斂月餘其母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

曹公由疋庶起也 又云獻帝建安四年武陵宛縣女子李

娥年六十餘死於城外已四十年行人聞冢中有聲發出遂活

京房易傳曰死人復行五穀不登兵革大起

女生赤毛

京房易傳曰人君尊卑無別則女生赤毛

神瑞

西王母

帝王世紀曰舜群瑞畢臻脫一昆崙之北玉山之神人身虎首

豹尾蓬頭戴勝拂機杖皓然白石城金室而居南有青鳥常為

取食名曰西王母慕舜之德來獻白環及貢益地圖

瑞應圖曰王者承先王法度無遺失則來黃帝時西王母使使

乘白鹿來獻白環

大戴禮曰舜以天德嗣堯布恩散德日月出入莫不率俾西王

母來獻玉瑄 晏苑云零陵文學奚景於舜廟下得玉瑄 即舜

西王母所獻玉瑄也漢律曆志注云西王母獻舜以白玉管以

玉為管也

四海神

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陰寒雨雪一十餘日深丈餘甲子朔

旦有五丈夫乘馬車從兩騎正王門外欲謁武王武王將出見之太公曰不可雪深丈餘五丈夫車騎無跡恐是聖人太公乃持一器粥出門而進五車騎曰王方未出天寒故進熱粥以禦寒而不知長幼從何來兩騎曰先進南海君次進東海君次北海君次西海君次河伯兩師風伯粥既畢使者告大公太公謂武王曰此四海之神王可見之南海神曰祝融東海神曰句芒北海神曰玄冥西海神曰蓐收河伯名為馮兩師名詠風伯名請以名前五神皆驚相視而歎祝融等皆拜為武王曰天陰遠來何以教之四海神曰天代立周謹來受命請勅風伯等各奉其職

墨子曰鄭繆公畫處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面狀正方繆公乃惧神曰無奔帝享汝明德使錫壽十年使君昌公問

神名神曰句芒

國語夏之興也

祖融于崇山

祖融祝融也

崇高山也夏居陽城高所近也

登山神

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未至早自奚十里委援弓時射未敢發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羽羽右祛衣走馬前焉管仲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見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見且走馬前者水右祛示從右涉王溪如所言公拜馬前曰仲父之聖若此對曰夷吾聞聖人先知無形凡有形而多知臣非聖人若承教也

神女

瑞應圖曰美女者蓋神女也君德被遠則至周穆王時持酒來酌之

神恠

神吟嘯

淮南子曰夏桀亂四時之政黃神吟嘯鬼神失其臨

神降莘

左傳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

有神聲以接人聲莘親地惠

王問內史過曰是何故對曰周之將興明神降之鑒其德也

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

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曰亦其物也享

祭也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蒼服尚青以此而祭也王從之

內史過往聞親請命

聞親請于神求賜土田之命

反曰親必亡

矣虛而聽於神

神居莘六月親公使祝應宗區史噐享焉

神賜

之土田

祝大祝也宗宗人也史太史也應區噐人名也

史噐曰

親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政順民心將亡聽於神

求福于神

神

聰明正直而一者也

依人而行唯德是與

親多涼德其何之

能得涼薄也謂二年晉滅親也

回祿神蓐收神

國語云夏之亡回祿信於聆回祿火神再宿為信聆隨地名又

曰親公夢在廟親公王季之子文王之弟之后親公醜也廟室

廟也

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

西營也公惧而走神

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帝天也襲入也公拜稽首覺召

史噐占之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刑殺神也

天事官

成官成禍福名以官象成也

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

欲轉告

故使賀也

舟之僑大夫也

告諸其族曰衆謂親不久吾乃今知

之以其賀夢其適晉六年親亡

神致璧

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闕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鎬池君服虔曰水神也張晏曰武王君鎬鎬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代商故神云始皇荒娛若紂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池也言曰今年祖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皇也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三十七年始皇崩于沙丘

神降不見形

吳志孫權傳曰太元元年五月臨海羅湯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

遺中書郎李崇賈輔國將軍羅湯王印綬迎表表與崇俱出與崇及在所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山川軌遣婢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為立第舍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十一月權祭郊還寢疾二年二月表亡至四月權薨

池神見

幽明錄曰晉武帝於殿上窓下清曙忽見一人着白幘黃絹單衣舉身沾濕自稱是華林園中池水神名曰淋冷君也若善見行待福祐時帝飲已醉取常佩刀空擲之刀空過無碍神忽曰不以往事垂接當令知所以居少時而暴崩

鬼恠

鬼見

天鏡曰鬼見官府及私宅內土地之象

國語曰周衰也杜伯射王於鄆注云韋昭曰鄆鄆京也杜國伯舜陶唐之後也春秋曰宣王殺杜伯而不辜後三年宣王會諸侯田於圃日中杜伯起于道右朱衣冠操朱弓矢射宣王中心折卷而死也

左傳曰莊公八年十二月齊侯游于姑蘇遂田于貝丘姑蘇貝丘皆齊地田獵也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見大豕而從者見彭生皆妖鬼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

墜於車傷足喪屨

漢書五行志曰高后八年三月灞上還柩道見物如蒼狗橛高后腋忽不見之趙王如意崇遂病腋傷而崩先是后殺如意

鬼擲人屋

天鏡曰鬼擲人屋扣門戶如賊盜劫人不出一年民人皆疾

病

鬼呼

墨子曰夏桀之時鬼呼於國天鏡曰鬼呼大人當之是謂喪亡不出一年天下爭地一曰哭祖民分散

述異記曰呂光永康二年有鬼叫於都衛曰兄弟相滅百姓斃兩口絕緣吏尋聲視之則靡所見是年光死嬌子紹立五日紹庶弟篡篡紹自立明年篡弟車騎大將軍常山公征光屢有戰功疑篡不已師眾攻篡所殺窮酣長酌遊走無度明年因醉為從弟超所殺超推兄隆為主姚興因豐遣叔父征西將軍隴西公碩德伐之隆師徒撓敗乃稱藩於姚氏三年遂為姚氏所滅

鬼吟哭

墨子曰夏桀之時鬼叫於國商紂之亡有鬼宵吟
董仲舒五行逆順曰人君簡宗廟不禱祝咎及於外則鬼夜
哭京房曰國虛空人君有尸祿則鬼夜哭 晉陽秋曰
符堅未敗長安市鬼夜哭一月乃止京房易傳曰鬼夜哭
國將亡

器服休咎城邑宮殿恠異占

器用休徵

琅玕白玉赤文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孳液百寶為用則琅玕景宋均曰事神明

得理則琅玉有光景也

禮稽命徵曰王者得理制則澤谷之中有白玉出 又曰王
者制禮作樂改損祭器得鬼神之助則有白玉赤文像其威儀

之狀

玉英

玉笋

玉典

瑞應圖曰王者五常並循則玉英見又云王者服飭不侈則出
又自正飭服不踰祭服則出 孝經援神契曰玉英石華王
者尊卑不失其服則見又曰神靈孳液則有玉英宋均曰玉有
英華也 瑞應圖曰玉笋者師曠時則來至雜紫綬 又
云王者慈仁則玉典見

玉璜

尚書大傳曰周文王磻溪見呂尚釣魚文王拜尚云望釣得玉
璜刺曰姬受命佐檢德合于今昌來提鄭玄云釣得魚魚中得
玉璜也佐檢犹助提者取也半璜曰璜 瑞應圖曰王者常
循則出

玉璧

玉瓮

瑞應圖曰王者賢良美德則白玉出

中興徵祥說曰王者

不隱其過則玉璧見愍帝建武元年江寧民虞迪壑地得白玉

麒麟璽一枚文曰長壽萬年安帝義熙十二年左衛兵陳陽於

淮水中得玉璽一枚

瑞應圖曰玉瓮者聖人應也不汲自盈王者飲食不流離下賤

則出

玄珪

尚書璇璣鈴曰玄珪則出剡曰延喜

禹功既成天佩以玄珪也

瑞應圖曰王者勤苦以憂天下厚人薄己卑宮室而盡力乎溝

洫則玄珪出禹時天以賜禹又云四海會同則玄珪出

宋書符瑞志曰水泉流通四海會同則玄珪出

金車

金勝

銀甕

瑞應圖曰王者至孝仁德廣施則金車出舜時見于帝廷

孝經援神契曰金勝者像人所剡勝而金包四夷來即出

瑞應圖曰世無盜賊凶人則金勝出又曰浸潤過塞姦盜靜

謚綈繡不用則見

晉中興徵祥說曰金勝者仁寶也不斲自成光若水月四夷賓

服則出穆帝永和元年陽穀民得金勝一枚長五寸狀如織勝

後桓溫平蜀路此四方來服之應也

瑞應圖曰王者晏不

及醉則銀瓮出

明珠

明月珠

珠英

珠鏡

地球

禮記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象平則海出明珠

援神契

曰王者德至淵泉則海出明珠珠可照闇也

瑞應圖曰明月珠者介鱗之物魚鹽之稅通平什一則海出明珠以給王者

禮記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遠方神獻其珠英有神圣故以其域所生來獻舜時西王母來獻蓋地圖玉珠是也

援神契曰神靈孳液百寶為用則璣鏡見事神明得理則大珠有光耀可為鏡

瑞應圖曰王者以才為寶則地珠出

大貝 琉璃碧

禮記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象平則海出大貝

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江出大貝 運斗樞云先德則江吐

大貝 瑞應圖曰王者不貪才則海出大貝大可盈車又曰

王者不匱則出

援神契曰王者行神明得理則琉璃碧見

瑞應圖曰王者

不多取妻妾則琉璃見

蘇胡鈎

珊瑚鈎

援神契曰王者要誓侯則蘇胡鈎出

瑞應圖曰王者棄玩

什之物則蘇胡成其鈎而出

瑞應圖曰王者敬信則珊瑚鈎見

神鼎

瑞應曰神鼎者質文之精也知凶知吉知存知亡能重能輕能

不炊而沸不汲而滿中生味黃帝作三鼎像大禹治水收天下

美銅以為九鼎象九州也王者興則出衰則去

說苑曰漢孝武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甘泉宮群臣上壽賀皆

曰得鼎侍中吾丘壽王曰周德始於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

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暢於天下漏於泉上天報應鼎
為周出今漢自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六合和同至陛下而愈盛
天昭有德而寶鼎自至所以遺漢此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
臣皆稱萬歲賜壽王黃金十斤 晉中興徵祥說曰王德盛
則神鼎見神鼎者仁器也不炊而沸不汲而滿烟燭之氣自然
而生世亂則藏於深山文明而應運而至故禹鑄寶鼎以擬之
成帝咸康八年陽穀民劉珪夜見光取得鼎一枚外圓四寸此
文明之應也

丹甑

甑

援神契曰丹甑者不煩而自熟五穀豐穰則見 瑞應圖曰
王者棄淫污之物則丹甑出又曰化行年豐則出
瑞應圖云甑甑不汲自滿王者清廉則出又曰接於末賤則出

白裘

瑞應圖曰王者以身率先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則獻白裘
禹時渠搜民乘白馬來獻 禹 渠搜山名西夷衣皮見禹功成
皆來服也

又云王者正本五行教民種植以事其先則獻白裘又云王者
德茂不耻惡衣服則四夷來獻白裘 黃帝時南夷來白虎
來獻白裘

器服咎徵

鍾自移

鍾自鳴

鍾不鳴

天鏡曰鍾自鳴移處君不安不出一年
春秋潛潭巴曰天子鍾自鳴下土動兵 兵書曰鍾無音士
卒怒欲攻戰

鼓自鳴

鼓不鳴

春秋潛潭巴曰庫兵動鼓自鳴

天鏡曰鼓忽夜鳴有敵人

來兵書曰金鼓無故自鳴軍中當罷且有功名

兵書

曰金鼓無故忽無音響者邑且降

漢書五行志曰李陵擊匈奴夜擊鼓起士不鳴陵曰吾士氣少

衰而鼓不起何耶軍中是有女子乎搜軍中得卒妻皆斬之

角自鳴

角不鳴

巾箱中有鼓角聲

天鏡曰國君角自鳴有伐者

天鏡曰角吹而不鳴不宜征

伐異苑曰晉孝武大元末每聞巾箱中有鼓吹鞞角之聲

又曰護軍府軍鎧甲錚錚有遭王敦之變

刀劍自拔自鳴

京房云君刀劍無故自拔與其室相去君且殺

地鏡曰刀劍無故自拔出及光有聲者憂兵傷若有血汗

京房曰君刀劍無故自鳴他人無聞者而君獨聞之妻妾且殺

其君兵書曰將軍劍無故自鳴他人不聞其獨聞之此名

婦為人殺之象亦然

忘豹尾

晉中興書曰海西公初即位忘設豹尾聖人所以豹變也而海

西豹變之日非所忘之天戒若曰忘其豹尾示不能終也

車奔

鼎淪

鼎震

天鏡曰國君車奔不出三年有喪事

墨子曰桀無道九鼎

淪洪範五行傳曰周烈王二十三年鼎震金也金震木動

之也鼎者宗廟之器鼎震木沴金失之象

冶鐵飛

漢書五行志曰武帝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銷鐵皆飛去其三
月涿郡太守劉屈氂為丞相後月巫蠱事興帝女陽石公主與
太僕公孫敬聲下獄死握盡太子宮太子與母皇后議恐不能
自明乃殺江充舉兵與丞相屈氂戰死者數萬人太子敗走至
湖自殺明年屈氂復坐祝詛要斬妻臬首
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不下隆如雷聲又如鼓音
工十三人驚走竟還視地地陷數人鈔分十二鑪中銷鐵散如
流星時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秉政丞相王商與鳳有隙鳳譖
之免官自殺

竈釜鳴

宮中竈及釜甑鳴响者不出一年有大喪
郭璞洞林曰卷令施安上家釜九鳴旬月之中尋有九喪

白中水出

京房易妖占傳曰白水出大臣咎

地鏡曰水忽出白中臣

為咎且將大水

帝王世紀曰初力牧之後曰摯其母曰始

孕伊水之濱夢神告已曰白水出而遠走無顧及明視白中有

水即告隣而東走十里乃顧其地盡為水矣

伏候古今注

曰成帝建始二年太原祁安縣民石白中水出如流狀稍蓋至

滿曰民夜謠曰水大出走上城後三年女子陳持弓聞謠言大

水至走入掖門至省中官吏大驚上城

稱斗改小

飲食自亡

天鏡曰人君無小秤衡斗桶是謂裂德五穀不入食民流亡大
飢

床自動

床自亡

帳幙自動

京房傳曰君床無故自動君且移居 兵書曰將軍坐床無故自動群下欲殺之 又曰君床無故自亡去君且去 兵書曰將軍帳幕無故自動人走散各歸其鄉

羽扇

晉中興書舊為羽扇柄者剡木以象骨用十毛即全數也中興初王敦始改用長柄使下出可減其羽用八識者以為柄使可執用一是敦執國柄之象也毛減用八者是羽翮損少之應也

摻頭

晉中興徵祥說曰大元中人不復着摻頭亦服妖也頭者無親戚起 天鏡曰人君及民無故衣服建國服上古之服是謂獲德君臣有反政 又曰好作大衣下臣悅 又曰無故小其衣服不出三年邊有急兵若外國來降服後大凶

又曰好小衣臣自用 又曰人君好為短小之衣兵革不出

六年邊城有相次君弱臣強 又曰好着黃者太平好着白

兵好着青年中熟 京氏曰民人皆好素服者民多喪期三

年眾人好學諸侯之服而高其衣服不出五年奪民

假髻

左傳曰鄭子臧好為聚鵲之冠 張晏曰鵲鳥鵲也赤足文以其

毛飾冠 韋昭曰鵲今翠鳥也

鄭文公之使殺之劉向以

為近服妖者也一曰非獨為子臧之身亦文公戒也初文公不禮晉文又犯周天子命而伐滑不尊敬上其後晉文伐鄭幾亡國

冠墜

漢書五行志曰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衣注

荆應邵曰今法荆是也李奇曰一曰高山荆本高荆也謂者服之也賜大臣後又以荆奴劉向以為近服妖也時王賀狂悖聞天子不豫戈獵馳騁如故與駟奴宰人遊居娛戲驕慢不敬荆者尊服奴者賤又賀無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冠奴者當自尊墜至賤也

冠衣變改

續漢書曰靈帝光和四年作列肆於宮采女賤賣更盜竊帝著商服飲食晏親以為樂又於西園於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車帝躬自操轡馳騁此服妖也後天下亂搜神記曰晉中興著幘者以帶縛項下適上上無地也續漢書五行志曰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為長身而下甚短女子好為長居衣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黃嗣以為服妖是陽天下而陰無上天下未欲平矣後遂大亂

搜神記曰吳景帝以後衣服之製長上短下又積五六而裳居一二故歸命放情於上百姓側目於下之象也 晉興後服上儉下豐又為帳裳以張之蓋上衰弱下放縱也

衣服汗血

衣服自亡

衣服有光

衣自出匣

兵書曰將軍衣無故自汗血臣下欲殺之 京房曰君朝服無故自亡君且事臣大凶 兵書曰衣無故自亡將且死人

家亦然

異苑曰晉惠帝羊皇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光自後藩王構兵四廢四立及洛陽失御復為劉曜所嬪

漢書曰平帝元始元年二月乙未義陵寢衣在匣中忽出在床上又曰王奔傳杜陵便殿乘輿宮父衣在藏中出自倒去外堂上

良以委地莽惡之

綬帶有光

履改變

天鏡曰印綬有光者免官帶有光賀事

搜神記曰晉初作履者婦人員頭男子方頭員者從之義蓋作者之意所以別男女也履者所履踐而行者也大唐初婦人皆方頭履言去其從與男女無別

履自着足

履自亡

京氏曰君履無故自着於君足有遠行

京氏曰君履無故自亡君且不復遠行

天鏡曰人君履無

故夜亡其處近臣為踐

敗屨自聚

搜神記曰元康之末以至於大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屨自聚

於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余常視之時人散而去之明日悉復或見狸銜而聚之說曰屨人之賤服處於下當勞辱下民之象敗者屨斃之象道者地理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敗履聚道民罷病將姻聚為亂後張昌逆亂

城邑宮殿恠

邑壅成山

邑亂為池

地鏡曰邑無故壅成山是謂陽反為陰君淫為婦人所謀不出一年兵起

又曰邑沒為池是謂汁陽人主發微無道不出一年兵馬興

門崩壞

京氏曰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壞 天鏡曰君門傾君不安上洪範五行傳曰秦世都門無故崩都門者秦東郭門通山東門也內

崩者象趙高然二世時外降政內敗一曰西郭莫崩而東獨然
又先壞者像山東兵至滅壞出二世不喻楚漢之兵皆自都門
而入此皆內不平外不敬之所致

漢書五行志曰景帝三年十二月吳二城門傾木舩自覆劉向
以為近金沴木木動也先是吳王濞以太子死於漢稱疾不朝
陰與楚王茂謀為逆亂城猶國也其一門名曰楚門一門名曰
真門吳地以船為家以魚為食天戒若曰與楚所謀傾國覆家
吳地以王不寤正月與楚俱舉兵身死國亡 又曰宣帝時
大司馬霍禹所居門第自壞時禹內不順外不敬見戒不改卒
受滅亡之誅

又曰哀帝時大司馬董賢第門自壞時賢以私愛君大位賞賜
無度驕慢不敬其大夫臣道見戒不改後賢夫妻自殺家徒

合浦

續漢書曰桓帝延熹五年大學門無故自壞裴楷以為大學者
教化所居其門自壞文德將衰教化廢也是後天下遂至衰亂
魏志曰黃初二年春文帝幸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
遂不入還洛陽五月帝崩

晉中興徵祥說曰元興二年大桁門魯屋自壞桁門者古之雞
門都城之門也王者所由出入是孝安枳然警蹕之響未常至
于雞門而桓玄之篡乘偽也

門開折

門鑰自亡

地鏡曰城門開無故自折將有賊至為人所開邑敗 京氏曰君
門戶自亡其君且殺 漢書五行志曰成帝元延元年長安章
城門北自亡函谷關決門北自亡 晉灼曰北出篇也孟康曰決

門聚落門也 谷永對曰章城通路寢之路函谷關阻山東之險
城門開守國之固將去焉故北飛

門自開閉

天鏡曰晝夜門自開閉方有大兵至大憂 京房傳曰君門戶
無故自闔臣殺其君 又曰國門無故夜自開且有晝閉之憂
天鏡曰殿閣門夜自開其下方有大兵 地鏡曰人家門戶無
故自開自閉有刀兵事 京房傳曰城門無故不可開邑有驚
又曰君門無故不可開者君凶人家亦然 地鏡曰凡門無故
不可開是謂戒遇不出三年必有兵從近城郭起 洪範五行
傳曰燕王明光宮卧內三戶閉不開王使二十餘人踈戶終不
開久甚王意以為內有人使奴鋸屋視內中無人六臣者趙聖
推戶戶開視其戶不開夫戶以出入屋室者也無故不開且不居也

屋室自壞

干寶晉紀曰武帝大熙元年太廟梁折四月世祖崩 晉中興
徵祥說曰大興二年吳孫米無自壞米無貨糴之屋而無故壞
天戒若曰五穀勇貴無所糴賣不復須屋時陽亡人大飢餓死
者十二三萬 又云王敦在武昌架屋五間已構五木一宿梁
墜地楸在柱上甚危無幾作亂敦滅

殿名妖異

晉中興徵祥說曰烈宗起清暑殿識者非之清暑楚聲今起殿
以楚之聲為號非吉祥後桓楚篡 續陽秋曰桓玄在姑熟起
齋畫為龍名曰盤龍齋及敗劉勃居之剝十字盤龍

城郭宮闕有聲及崩側

天鏡曰城郭宮闕廷棟梁頭鳴不出二年二月國亡削地

京氏曰邑城門無故夜鳴邑有大喪人家亦然地鏡曰邑城門忽夜鳴者將有兵喪王莽傳曰天鳳二年朱鳥門鳴晝夜不絕也王隱晉書曰有城聲若牛出許昌城此亦子為愍懷太子潛潭巴曰宮柱自鳴下土諸侯号有聲天鏡曰宮殿廷門自鳴動搖有聲音不出三年有流血交兵從近臣親戚起京房傳曰邑君室無故自動動而大聲者邑且虛天鏡曰君府門閣自鳴強兵方至京氏曰君室中無故有人聲且有大奸又曰君室殿無故有哭聲及家大凶又曰賤人將貴則城復于隍

社鳴反自移

潛潭巴曰里社鳴此里有聖人其响百姓歸之天子走鳴則教令行善湯放桀也响鳴之怒

京房曰社鳴寔邑虛虛邑寔

又曰里社鳴聖人出

又

曰社樹自移君有大行有凶移來國昌

市驚及出泉

天鏡曰民入市驚大兵至失政之象也

京房曰市人無故

自驚者春驚期一年夏驚期二年秋驚期三年冬驚期四年案握鏡曰兵起失政之常也又曰天不雨糴肆自出泉百姓

亂又曰糴肆無故自出泉民人相食君肆無故自出泉將軍相與為亂一曰國內亂期三年

城廟宮殿濡濕

京房曰天不雨廟自濡者其國大飢人主當之

天鏡曰人

君宮殿門墻潤濡不出一年獄失囚又曰宮殿及垣墻無故汁出如水濯之狀不出八月國亡述異記曰宋臨王子項

在荊州永光元年所住栢折棟椽並自濡濕汁滴地明年被誅
京房曰天不雨而城自濡者其國大潰亂相當之

宮殿自動

天鏡曰人君宮闕廷門戶無故自動不出一年有流血交兵
京房曰君宮室無故自動者且為丘墟

宮殿晁

宮室柱生芝

天鏡曰宮殿中及宮府間聞害晁不出一年有暴喪若婦人暴
死又曰宮殿聞血腥害晁是謂不出一年有大水流血

又曰宮殿中聞焦晁是謂移妖不出一年以水為災又曰
宮殿聞晁是謂陽動不出一年宗廟社稷移徙

握鏡曰宮屋室木無故生芝者白為喪赤為血及火青為獄黑
為賊黃為吉

宮殿生點

宮殿瓦自墮

宮殿柱自鳴

地鏡曰宮室中壁無故生點者白為喪赤為火及血青為獄玄
為虛耗亡遺黃為吉

潛潭巴曰宮瓦自墮諸侯強陵主身不祥又曰宮柱自鳴
下土諸侯號有聲

鳥休徵一百十五

鳳凰鸞

尚書考靈耀曰通天文者明審地理者昌鳳凰下之

地鏡曰鳳凰赤頸頰德尚書中候曰堯即政鳳凰巢阿閣

禮記威儀曰君乘土德而王其政太平鳳凰集于苑林

京房曰鳳凰來儀翩翩其羽茲謂休德抱朴子曰古者太

平之世鳳凰常居其國而生光淮南子曰鳳皇之翔至德

也 禮稽命徵曰父子君臣夫婦尊卑有別鳳皇至飛翔盛於明堂 京房易侯曰鳶見于國天下大安休于中候曰周公歸政於成王鳶鳳見

白鳥 白燕

地鏡曰衆庶感則白鳥來 瑞應圖曰白鳥者宗廟肅則至

京房易妖占曰山見白燕其君且得貴女 地鏡曰妾媵有

制白燕來巢

朱雀 黃雀

地鏡曰赤雀銜書文王德 瑞應圖曰赤雀者王者動應於

天時則銜書來 禮稽命徵曰祭五岳四瀆得其宜則黃雀集

白鳩玉雞 比翼鳥 三足鳥 鷓鴣園樹

瑞應圖曰鳩王者養耆老尊道德不以新失舊則至 又云

玉雞者王者德令神明則出 地鏡曰王者德纂高遠則比

翼鳥出來至 又曰王者不任卜筮則三足鳥出來

京房曰鷓鴣巢園樹歲安熟

鳥咎徵

鷺三指 鷓鴣宮闕及巢軍 鶴巢樹

地鏡曰鷺三指其下不以德所下之國有易王 又曰鷓鴣

門殿上賢批代之世主哀失之象 京氏曰鷓鴣巢軍鼓上

將軍死 又曰鶴巢樹此謂立教邑亡歲苦人多死

燕群及市朝樹 燕銜土 燕雀閉

京房曰燕群開外內飢於寇國兵起 地鏡曰玄鳥群見水大

興女主持政兵革且起不出四年王道絕 京房曰燕自經

市朝之樹為政者凶 京房曰燕銜土置之國益土 又曰燕

銜土出置之邑中虛 地鏡曰雀與燕共聞內亂寇至國兵起 京房曰燕與雀聞賤人為寇

雞非時鳴

易通卦驗曰萬民聞雞鳴皆翹首結帶正衣裳 京房曰雞

無故夜鳴必有急令 又曰雞捷棲而鳴邑令不遷乃免也

地鏡曰雞昏鳴者世主任女人為政方亂 又曰雞夜鳴天

子遇有急令戎馬興 京房曰雞夜半中鳴有軍軍罷若有

驚亡將軍妻死 又曰雞晨昏鳴人民有事望人定鳴且戰

夜半鳴流血滂沱 又曰雞不以時鳴國當之 地鏡曰

雞飛及走且鳴天子退聲 又曰雌雞作雄雞鳴女主亂政

家則妻妾奸謀女人憂 京房曰雌雄非時而作雄雞鳴者

家大傷

雞不上棲及不下棲

雌雞生冠距

地鏡曰雞不肯上棲上樹者凶 又曰雞日中不下棲女主

亂政家則妻妾奸謀女人憂 京房易候曰雞逐日不下樹

其邑必有水憂 地鏡曰雌雞搏腹生冠距女主亂政家則

妻妾奸謀女人憂 河圖曰雞有六指殺人

雞與野鳥聞戲

京房曰雞與野飛鳥走入人堂而聞若戲其君不復居人主

亡 又曰雞與野鳥聞其邑亂臣殺君大臣相戮流血滂沱

又曰雞鳥相聞其國殺大臣有喪血流邑 地鏡曰雞與野

鳥聞君殺國亂

雞不鼓翼及窺井

雞自飛翔及五色

京房易候曰雞不鼓翼國受大咎 地鏡曰雞闚井牢獄事

又曰雞無故自飛翔去家有盡
河圖曰雞有五色殺人

又曰玄雞頭食病人

雞自來及自死
雞與烏鳥媾

地鏡曰他雞無故飛來不去家者暴死
又曰雞無故自死

家虛耗
又曰雞與野鳥烏媾世主內亂外臣有謀橫兵方起

雞生子異形

京房曰雞生子不完其色憂
又曰雞不卵生子無羽而獸

形色虛
又曰雞不卵而生子非為形者色有大水

又曰雞不卵而生子非為六畜色有作兵
又曰雞不卵而生

子如鼠者色有大害
又曰雞不卵而生子為野獸形者色有大

憂
又曰雞不卵而生子有六畜色有憂
又曰雞卵中盡

為虫地蜂蟲蠅色虛
地鏡曰雞生子雜異形皆為兵水憂

雉立宮門上及入宮止君室上

京房曰雉無故立宮殿闕門上其主且去宮殿
又曰雉無故巢

邑君室上且大事宮虛

京房曰雉止君屋上為虛不可居君當之

地鏡曰雉入宮室其主去宮
京房云雉無故入人家室者

家虛

雉相戲及巢木上并自死宮中

地鏡曰雉無故相戲其主且去宮
雉自死宮中其主去宮

京房曰雉無故巢木上水大至

雀巢木及穴地
雀不見及客雀來

京房易候曰雀巢於木茲謂上祿必有棄職
地鏡曰雀皆巢木

上大兵起
京房曰雀無故巢木上歲大水兵起
又曰

雀無故穴其地邑有兵 又曰雀不見歲飢 地鏡曰客

雀從他所來歲中穀貴民移徙 又曰陽雀大眾多先水後

早冬有兵君無息 又曰水雀銜魚置宮寺室上不出三年

水出壞邑 又曰水雀下行女主執政憂有水出 又曰

水雀下楊栢君行陰道不出三年軍行 道甲至哉鈴曰赤雀不見則無賢白雀不降則無後嗣

鳩移巢 鵲集鳴城室及木上

京房曰邑鳩巢去樹木之地若室上謂去常君亡地且兵

地鏡曰鵲集城上室上鳴而泣皆為兵且起邑將虛

鵲夜鳴及群飲井 鵲群下集地及巢軍

京房曰鵲夜鳴且必有甲兵 地鏡曰鵲夜飛鳴兵且起邑

將虛 又曰鵲群飲井中兵起邑將虛 又曰鵲群下集

地兵且起邑將虛 京房曰鵲巢軍資屋空虛

鵲相聞及自死 又曰鵲自死宮中兵起

地鏡曰鵲相聞死為兵起邑將虛 又曰鵲無故自

邑虛 京房曰鵲無故自死宮中主死 又曰鵲無故自

死君宮室門上有喜及屋上亦然 伯勞鳥鳴聚 鳥巢及軍

地鏡曰伯勞閉屋上及呼不止不出六十日禍起

京房曰伯勞鳥鳴為怪君室凶 又曰伯勞鳥聚軍中歲大

水 又曰伯勞鳴聚軍中大水且至

京房曰鳥巢軍旗鼓上將軍死 又曰鳥集聚軍中將軍出

令增秩應之

鵲巢宮室 鵲巢宮室鵲鳴巢宮室上

鵲巢宮室

鵲巢宮室

鵲巢宮室

鵲巢宮室

地鏡曰鸛鶴巢宮室不出三年夷狄內侵
又曰鸛鶴鳴人君屋上及巢屋大水且至民流散國將亡
又曰鸛鶴巢門殿上賢據代之世主衰失之象

鳥巢宮闕上

地鏡曰野鳥巢宮室不出三年夷狄內侵
又曰鳥巢城上
及其下不出一年夏被圍

京房曰鳥無故巢於門上及殿下室邑且虛其屋巢者為不終
歲無兵者作兵

衆鳥

鳴泣城邑門闕

衆鳥夜鳴

地鏡曰鳥鳴君門上作人聲君亡

又曰衆鳥集木上鳴而

泣兵且起邑將虛

京房曰衆鳥皆無故自立城泣家人屋
上者且囚家亦然
又曰飛鳥無故泣而立於野及木上鳴

而相應邑有大兵

又曰衆鳥無故立城泣邑門上其邑且

虛

又曰鳥鳴門闕上如人音邑且亡

又曰衆鳥群鳴

城上聲習習寔邑

又曰衆鳥鳴回軍中必暴戰不出三四

日中

京房曰衆鳥夜鳴且必有甲兵

地鏡曰衆鳥夜

鳴謂兵且起邑將亡

鳥止入宿宮闕城邑

京房曰鳥無故群立君門上者其君死

又曰衆鳥集止城

上內向則邑見圍外向邑大兵行

又曰衆鳥棲城上內向

則凶外向破於兵

又曰日有非常之鳥來宿於邑此謂斂

吏邑有兵

又曰飛鳥皆無故自入宿邑中及附木身不大

凶邑即虛

又曰野鳥飛入君室其邑虛亡之他方

曰鳥無故群於邑中其邑虛

地鏡曰非常鳥來宿邑中

此謂斂殃流血滂沱鳥或黃身黑翼白頭股赤喙足也

地鏡曰野鳥飛入宮府中其君方去

鳥死宮中及集宮殿城邑

京房曰象鳥無故自死宮中其君死 地鏡曰象鳥自死宮

中兵起邑虛 又曰飛鳥群聚宮殿中主失國無後主

又曰象鳥集城及室上鳴而泣皆謂兵起國亡

鳥翔宮邑上

地鏡曰鴻鳥之屬翔俯國宮府上兩時以上或至三日群謀將

起大兵將至 又曰野鳥群翔邑上邑且虛市上亦然

又曰飛鳥俱翔郭日群下有謀宜警之邑中終歲無鳥
兵起

鳥飛舞於市及井飲

鳥巢中及集城池

京房曰飛鳥無故飛舞於市邑且有兵 地鏡曰象鳥群下

飲井中邑且虛兵且起 地鏡曰大鳥巢井中賊伐君

又曰聚鳥群下集地兵且起邑將虛

鳥閉死及與野獸閉 鳥異形

地鏡曰象鳥相閉死謂兵且起邑將虛 又曰飛鳥與四足

閉橫兵方起 京房曰飛鳥與野獸閉國有殃 京房曰

象飛鳥有人形為兵 又曰象飛鳥為獸形見即大人憂

又曰象飛鳥為六畜形見則有兵

鳥集故墟及冬卵 野鳥入邑及却飛

京房曰故墟無人象鳥集之必復居 地鏡曰象鳥冬生子

此不祥君有禍

京房曰有白文鳥居野不及三年有死君此旱祥也

地鏡曰野鳥入人家勿煞之有殃又曰鳥却飛世主失國
黃帝占曰天下有鳥毛羽五色者雄名曰最雌名曰極此鳥見
天下大凶小見可若普見天下大災

鳥巢軍資及集軍中

京房曰鳥巢軍資屋空虛又曰鳥集衆軍中將出令
增秩應之又曰鳥集軍中人皆不知其名此為勞軍必敗
又曰野鳥群入軍室必滅又曰衆鳥群飛軍上太多戰必
敗兵且罷又曰軍中入飛鳥止軍上若萬數止其上者將
軍應死

獸占 一百十六
獸休徵

麒麟

京房易傳曰麒麟麋身牛尾長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尺毛

長 瑞應圖曰麒麟者仁獸也牡曰麒牝曰麟羊頭鹿身牛

尾馬蹄黃色圓頂頂有一角角瑞戴白含仁戴義音中鍾呂牡鳴曰

曰遊聖牝鳴曰歸和春鳴曰 夏鳴曰 秋鳴曰 冬

鳴曰 五色主青五音主玉食義禾之寔餘珠之精步中規

行中矩遊必擇土翔而後處不踐生虫不折生草不群居不侶

行不食不義不飲污池不入陷窞不經羅網斌乎文章申乎

其樂王者德及幽隱不肖斥退賢者在位則至 又曰明王

動則有儀靜則有容則見

晉中興徵祥說曰麟者應也蓋與聖為期應也角上有肉示不

傷也 曾子曰麟毛虫之精陽氣所生 鷓冠子云麟陰

之精抱朴子云麟獸之聖也壽二千歲焉 說文云麟者仁獸

也麋身牛尾狼蹄肉角一角端有肉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有麟
大小如鹿非瑞也 禮記曰王者之嘉 又曰聖王用水火
金木飲食必時頒爵位必當年德無昆虫之災凶飢妖孽之疾
則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人不愛情則麒麟在近郊

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者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剗胎不剗
郊則出於郊 又曰王者德旁流四表則麒麟至

春秋考異郵曰王者功平則麟至
禮記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象平則麟在郊 麟木精也文
子曰主有積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則麒麟在郊也

何休注公羊傳曰麟角戴肉設武設而不為肉所以為仁也上
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乃至
孫卿子曰王者好生惡殺則麟在郊野

春秋繁露曰恩及羽虫則麒麟至 蔡氏月令章句云視明孔

脩則麒麟至

尚書中候黃帝時麒麟在圃 麟似馬而無角麟似麋而一角

漢書曰武帝元狩元年幸雍祠五時獲白鹿作白麟之歌應邵
注云武帝獲白麟為瑞乃鑄汶黃金為麟趾以協嘉祉焉案晉
武帝時白麟再見

白澤 飛黃 騶駼 馱駼

瑞應圖曰黃帝巡於東海白澤出能言語達知萬物之情以戒
於民為除災害賢君德及幽遠則出 抱朴子云黃帝窮神知奸
者出於白澤之辭也

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物無分爭之心日月星辰不失行風雨
時五穀熟於是飛黃伏皂又曰天下有道飛黃伏皂注云飛黃出

西方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伏皂歷而食焉郭璞注
山海經云乘黃即飛黃也周書黃佶狐背有兩肉角也
瑞應圖云王者輿服有度秣馬不過所乘則地出乘黃
瑞應圖曰駒駘者幽獸也明王在位則來為時除災害又曰德
盛則至 山海經曰有獸異狀如馬名曰駒駘 又曰馱
馱者后土之獸也自能言語王者仁孝於民則出禹治水有功
而來

周市 角端

瑞應圖曰周市者神獸名也星宿之變而見王者德盛則至又
曰角端日行一萬八千里能言曉四夷之語明君聖主在位明
達方外幽隱之事則角端奉書而來

獬豸

說文曰獬豸似牛一角古者決訟命觸不直者 瑞應圖曰
王者獄訟平則出 神異經云獬豸毛青似熊性忠直見人
閉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

論衡云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
觸之有罪則觸之無罪則不觸斯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為驗
故羣陶跪座事之則神奇瑞應也

瑞應圖曰兕知曲直王者獄訟無偏則出 郭璞注山海經云
兕似青牛色一角重三千斤

犀角戴通

援神契曰神靈孳液百寶為用則犀角戴通注曰宋交州記云
犀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浮着
肉不連骨也南州異物志云犀如象大色正烏似鳧猪神者角

有光耀白日視之凡犀暗夜視之皆烽火從甲中出望如炬
火以角冒地飛鳥走獸皆驚或一角二角三角
抱朴子曰通天犀角有一白理如綫者以盛米置群雞中雞輒
驚故名曰駭雞犀得其通天以刺為魚銜以入水當為開方三
尺所得氣息淮南子云犀置狐穴狐不敢復居郭璞注山海
經云犀脚似象食棘口中常流血案平帝章帝時黃國獻犀
牛章帝時日南獻白犀也

白象

援神契曰神靈孳液百寶為用則白象素象色白如素也
瑞應圖曰王者政教得於四方則白象至又曰王者自養有
道則白象自負不死藥來

騶虞 白虎

毛萇注詩曰騶虞義獸也白虎玄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
應之 援神契曰王者德至鳥獸則白虎動 晉中興徵祥
說曰王者仁而不害則白虎見白虎者仁獸也虎而白色縞身如
雪無雜毛嘯則風興昔者邵公化行陝西之國騶虞應焉
宋書符瑞志云王者不暴虐則白虎而不害 感精符云將
興白虎戲朝 戲湯朝也 括地象曰聖王感期而興則有玉
虎晨鳴雷聲於四野

白麋 五色鹿 白鹿

瑞應圖曰王者德茂則白麋見注云案宋文帝時華林園白麋
生二子皆白又元帝時白鹿再見宋文帝孝武帝並獲白鹿何
法盛約皆以白鹿附白麋焉 又云天鹿神純靈之獸五色光
耀王者孝道備則至 禮記威儀曰君乘水而王其政和平

則北海翰白鹿

援神契曰王者德至鳥獸則白鹿見

晉中興徵祥說曰白

鹿者仁獸也王者明惠及下則見色若霜雪白牝牝不與紫鹿

為群注云案周平王時白鹿見

漢章帝西巡日白鹿見於臨

平觀 天鏡曰王者仁明則白鹿至

又曰愛民人則白

鹿見

赤熊

赤熊

瑞應圖曰王者姦宄息則赤熊入國注云案宋文帝時白熊見

沈約符瑞志曰附赤熊

赤羆瑞應圖曰王者遠佞人除姦猾則赤羆見

天鏡曰王

者武功不亂則赤羆出

白狼

白狐

玄狐

瑞應圖曰王者仁德明哲則白狼見

又曰王者進退依法

度則至周宣王得之而犬戎服

尚書璇璣鈴曰白狼銜鈎

入殿朝注云鈎縛束之要案湯得天下要也帝王世紀曰有神

章白狼銜鈎入殿朝

瑞應圖曰王者仁智明則白狐出

又曰王者仁智動唯法

度則見 天鏡曰王者德和則白狐來

又曰成王時太

平則玄狐見

文狐

九尾狐

禮記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頌平則南海翰文狐

瑞應圖曰王者德合禽獸則南海翰文狐

援神契云德至

鳥獸則狐九尾

宋均注云王燕嘉賓則狐九尾也

淮南子曰狐九尾者九配得其所子孫繁息明後當旺也

瑞應圖曰六合一統則九尾狐見一云王者不傾於色則至文
王得之東夷服 呂氏春秋曰禹年三十未娶行於塗山思
時晚暮失制乃曰吾之娶必有應焉乃見白狐九尾而造於禹
禹曰白者服也九尾其徵矣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龐龐
成家成室我都彼呂禹因娶塗山氏女
陳思王上九尾狐表曰黃初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甄城縣
北見衆狐數十首在後大狐在中央長七八尺赤紫色舉頭樹
尾尾甚長大林森有枝甚多然後知九尾狐斯誠聖王德正和
氣所應也

赤兔

白兔

瑞應圖曰王者德茂則赤兔見
晉中興徵祥說曰白兔仁獸也王者尊敬耆老則見
天鏡

曰人君好賞貧則白兔見

瑞應圖曰王者敬事耆老則白

兔見 又云王者應事疾則見注云春秋元命苞曰兔者月明
之精也玉策記曰兔之百歲色白也

一角三角獸

比肩獸

六足獸

瑞應圖曰天下太平則一角獸至又云六合同歸則一角獸至
又云王者法度修明三統得所則三角獸至
天鏡曰王者承先法度無所造次則三角獸至 瑞應圖曰
王者德及幽隱鰥寡得所則比肩獸至 又云王者謀及衆
庶則六足獸至

獸徵咎

麒麟執

春秋合誠圖曰蒼帝將亡則麒麟見紕

公羊傳曰襄公十

有四年春西狩獲麟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
有以告者有鹿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
吾道窮矣 五經異義公羊傳說孔子獲麟天命統周天下叛
去為却

狸力 狷猿 朱厭 狢狢 朱儒 蜚

山海經曰距山有獸其狀如豕有距其音如狗吠其名曰狸力
見則其縣多土功

又云堯光之山有獸如人而羸鬣其名曰狷猿 狷猿兩音或曰
署襄其音如斲木如人所木聲見則其縣有大淫 謂作役也或
曰其聲亂

又云小次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猿而白首赤足
名曰朱厭見則為兵 又云餘我之山有獸其狀如兔鳥喙
鵠目蛇尾則人眠名曰狢狢 九余兩音 其鳴自叫見則虫蝗為

敗 又云耿山有獸狀如狐而魚翼其名朱儒其鳴自叫見
則國有恐 又云大山有獸焉其名蜚行水則竭行草則死
見則大疫

象

運斗樞曰變江淮之祠斬伐無度則搖光不明象負車命象八
足陰敖翔注云象太陰之物八足是欲行八方之事臣如此自
恣之甚也東觀漢記曰桓帝延熹五年有驚逸象突入宮殿

白虎執 虎斷道入國 虎食人 虎銜魚 虎相食
合誠圖曰白帝亡則白虎執

京房曰虎斷道邊國謀 又曰白虎入國邑野人為政危其
宗人 地鏡曰虎入國國將空荒
京房易傳曰君行無道將害民庶虎食人

運斗樞曰君失恩於小民則虎銜魚

地鏡曰虎相食不出

三年國荒

虎牛尾無口目

虎兩口

虎兩足

河圖說徵示曰主無德則虎牛尾無口目名曰亂朝

潛潭

巴曰有虎兩口馬出走諸侯絀注云虎可畏今復兩口象大臣

欲有所咀嚼也

地鏡曰世主方起大臣違罪則虎有兩口

晉祿事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虎注云干寶曰虎金精南陽火

也金入火刑王室亂妖也

王隱晉書曰中宗詔問王隱曰

荆州送兩足虎其徵何為也隱曰謹案先臣銓傳大康時兩足

虎因作詩以諷先臣意晉金行也金在西方其獸為虎虎有四

足猶國有四方兩足無半勢而又見獲將有愍懷之過也

塵入宮

麋入國

晉中興徵祥說曰興寧元年十月塵入於東海王第塵主也將

為天下主之徵後哀帝崩東海王即位

京房易侯曰麋入却而國虛

又曰麋見於邑有臣戮

又曰麋入市邑有憂

地鏡曰麋入國國方見屠

洪範五

行傳曰莊公十七年冬多麋北獸之淫莫大於麋麋迷也莊公

悅鄭詹之言取齊淫女劉歆以為毛虫之孽劉向以為麋色

青近青祥

候鹿解角

鹿入宮

熊入宮

易通卦驗曰鹿者獸中陽也獸者陰貴臣之象鹿應陰解角者

夏至太陽始屈陰陽相向君臣之象今失節不解陰不變陽臣

不承君之象故為貴臣作姦

京房易侯曰鹿入宮都而國虛

論衡曰漢

王築宮樓未成鹿

走上堦其後果薨

漢書曰昌邑王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賀以問
郎中令龔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
大王恐宮將空者之象也賀不改寤後卒失國

狼入國繞軍

狼食人

呂氏春秋曰亂國之妖有狼入國

京房易妖占曰君失春

政則蒼狼入於邑君失秋政則白狼入於邑君失冬政則黑狼

見於邑

又曰狼逐人家犬者夷狄且來入君邑中

又

曰狼鳴於邑中邑且空狼妖邑中有兵

又曰赤狼見子國

不出三年必有大禍野人為政

抱朴子曰有狼狐繞軍而鳴

者軍敗

又曰君無道則狼食人

狐一頭兩身

五狐入室上屋

狸三頭

獺不祭魚

災異圖曰王公不祇上命刻暴百姓人民吁嗟則一頭兩身狐

見

京房曰狐逐家人犬者夷狄且來入君邑中

又曰

狐入室必大喪將出室不居

地鏡曰狐入室有暴喪上屋亦

然以淫危主

河圖說徵示曰狸三頭名曰夔夔見則女害

通卦驗曰獺不祭魚國多盜賊

兔兩頭

兔生雉

兔入宮

兔止宮城

運斗樞曰女兩舌則兔兩頭

呂氏春秋曰亂國之妖有兔

生雉

握鏡曰兔上城及入宮中不出一年主死

京房曰

兔入於王宮其君亡

京房曰兔無故入宮宮其空矣家

亦然

又曰兔止城上邑必虛入宮殿生子其宮且空生草

木矣

又曰兔無故入宮殿生子者宮有憂

又曰兔無故

宿及守之其邑君死兵小行

王隱晉書曰王後在薊州

時有謠曰出城門以藏尸王彭祖有野狐踞後府門後為石勒所殺

鼠群行 鼠却行

京房曰群鼠行有水期一年 又曰鼠無故群不居穴象聚居殿中者其君死 地鏡曰鼠無故群行不畏人晝為飢夜為兵 又曰鼠群行人廷豪侵弱 又曰或道中有兵喪

京房曰鼠無故却退而前尾者邑有憂

鼠鳴朝市 鼠舞朝市

京房曰鼠無故群相隨朝夕鳴邑且為湖澤期一年至 又曰鼠無故朝時及暮時當朝邑門而泣其邑空虛 又曰鼠相聞其君死 地鏡曰鼠無故自向城若市朝而大鳴皆為兵喪 又曰鼠聚朝廷市衢中而鳴地方屠裂 又曰鼠泣

啾啾為兵喪在家人凶

京房曰鼠無故舞於朝市其邑有

大喪

又曰鼠無故舞邑門外厥君亡於廷中道上其邑有

大兵

地鏡曰鼠無故舞戲遊走大道君當之若家主當之

鼠積土

鼠木上

鼠食木實五穀

京房曰鼠無故皆自積土大水且至水去邑飢

兵書曰鼠

數軍中將有謀反意

又曰野鼠在此中者軍必敗

京房曰鼠無故巢木上邑有大水

漢書成帝建始四年長

安城南有鼠銜黃蒿栢葉上民家栢及榆樹為巢時議臣以為恐有水災穴而登木象賤人為顯貴之位

潛潭巴曰鼠食木菓象臣不任害賢人也

京房別對災異

曰人君斥賢任佞眾諛在朝而鼠群行食五穀

地鏡曰鼠食木實上樹邪臣害賢俗敗

又曰人君用刑深

刺史為陰賊上下無德則群鼠害禾穀

鼠逐狸

鼠聞及生子殺子

京房曰象鼠逐狸茲謂有傷臣代其王忠為亂天辟亡

又曰鼠無故逐狸狗是謂反祥臣且殺其君 又曰象鼠逐

狸殺其君大臣亡或曰諸侯以婦女誅異姓來相國者也

地鏡曰鼠聞宮殿上為兵喪自殺其子亦然 京房曰鼠無

故皆自相殺斬其首道中者兵作 又曰鼠聞殿上其君死

又曰鼠生子女宮中而不穴宮且虛 又曰鼠無故殺其子若自

出穴其子死于穴中其邑且虛

鼠血殿冠帶履

京房曰鼠無故血殿上宮中其君死

地鏡曰鼠無故常血

人履冠帶其身危

鼠鑿殿上地穿門戶宿禱席上

鼠交殿上

京房曰鼠無故齧殿上及顛穴中地其君死

又曰無故鼠

穿殿上及室中邑舍空

又曰鼠穿門戶外內通明大喜

又曰鼠穿門戶下徹外有遷者

又曰鼠無故自常宿禱席

中身死 又曰鼠交殿上其君死

鼠齧雜物

京房曰鼠齧人杖王被傷

又曰鼠齧馬蹄行破亡 又

曰鼠齧履頭家有喪急去之

又曰鼠齧牛角及蹄不行

又曰鼠齧冠即其身死若有喪

又曰鼠齧人帶有利吏被

選斷之獄辭連

又曰鼠齧刀劍奴妾不祥後有殃

又曰

鼠齧官府文書曳尾官府有赦

又曰鼠齧衣背上唯有喪

又曰鼠齧上祗有利囊得財

又曰鼠齧人鼻且有喪

鼠齧人頭男子傷洗浴吉

鼠

齧人有謀賊人者

鼠齧人足有行事去而吉

鼠齧人頰

必被辱若喪

齧人手指奴婢死

鼠齧人耳目有欲為賊者

鼠齧人髮是謂御者女子大賊

鼠齧人織布帛傷衣喪

齧祭物家喪

鼠齧宮中樹木枝葉家有賊

鼠齧牀席中央

夫婦雜叙

鼠為怪凶者傷丈人為也燒截門戶無咎

地鏡曰鼠齧人衣有閑爭事

伏翼九足蝟生冠

獸從地出

運斗樞曰廢江淮山瀆之祠則搖光不明伏翼九足又曰女舌

蝟生冠

握鏡曰凡四足獸從土中出殃至六足獸上無齒主增地

野獸入宮邑

京房易候曰野獸入居室茲謂不轉德室不居

京房曰野獸大小入邑中及王朝廷若大道上邑有大害君亡地

有流血 野獸無故入邑居朝廷門及官府中及邑廷且虛

家無人 野獸群鳴邑中空虛 野獸自經於市中邑且大歲凶

野獸入軍中將軍大戰必敗急祭祀鬼神以救之 野獸鳴軍中

大邦小小邦大 野獸生子邑中者其邑大虛

地鏡曰野獸入宮寺門用事者罷 野獸入城郭臣下迷惑

有兵 野獸上城入宮中不出一年主死

野獸死邑中 野獸却行

京房易妖占曰野獸無故自死邑中門者國且虛

天鏡曰野獸自死在市道側邑中兵方大起

握鏡曰野獸却行君當為臣

野獸與六畜飛鳥交反聞

地鏡曰野獸與飛鳥聞兵作野獸來與家畜聞他國來伐

握鏡曰野獸來與家六畜交此人君淫於外國婦女以淫

為行且失國野獸與馬交國淫亂

京房曰有四足與飛鳥聞有兵作大臣去

又曰野獸來與家畜聞有隣國來伐國將亡

野獸生子異形

京房曰野獸生子有人形者且易其主野獸生子

為蝨虫如蜂形天下且更令野獸生子為羸走入君室邑且

亡社稷為人所攻野獸生子為地者其邑大事野獸生子

其足多者邑有憂野獸生子足少者邑有喪野獸生子其

口多者邑有兵野獸生子其目多者邑君憂野獸生子其

目少者邑有急兵野獸生子無目者其邑有憂野獸生子

無耳鼻其邑有兵野獸生子耳鼻多者其邑有行兵野獸

生子耳鼻少者邑有大兵起野獸生子無尾者邑無後野

獸生子其形不居其處者皆為兵事

大應圖曰王者土地開闢則金牛見注云案交州記曰九真郡居風山有金牛時時見光照數十里又武昌郡有金牛岡岡邊石上有牛迹焉又羅浮山記云增城縣有牛潭潭側有圓石金牛時出盤此石上有周靈潛往掩擊得金鏢三尺許牛出水時有五色光又吳興巴丘淮南並有金牛皆帶金鏢也

大唐開元占經卷一百十七

牛占

牛休徵

瑞應圖曰王者土地開闢則金牛見注云案交州記曰九真郡居風山有金牛時時見光照數十里又武昌郡有金牛岡岡邊石上有牛迹焉又羅浮山記云增城縣有牛潭潭側有圓石金牛時出盤此石上有周靈潛往掩擊得金鏢三尺許牛出水時有五色光又吳興巴丘淮南並有金牛皆帶金鏢也

牛有上齒

地鏡曰世主治而增地則牛有齒

牛咎徵

牛舞 牛悲鳴

地鏡曰牛馬忽舞戲軍中軍罷還鄉 天鏡曰牛如舞其國將

潛潭巴曰宮中有牛悲鳴政教衰諸侯并牛者兵之符也注牛有角兵象也鳴諭教令也 京房曰牛無故夜皆鳴且有暴兵牝牛善牡鳴及於大道上邑有大兵 運斗樞曰主憂下愁陰類逆則牛哭於田

牛能言

呂氏春秋曰亂國之妖牛能人言 京房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 搜神記曰晉大安中江夏郡功曹張馱乘車行牛言曰天下方亂吾甚極為乘我何之馱懼中道而反矣又曰歸何早也安陸縣有善馱從人占之曰大凶非唯一家之禍亦天下將有兵亂也後一郡皆破亡馱還牛又人立行百姓聚觀者

象其秋張昌亂一郡殘傷者大半馱家族滅

牛從地中出 牡牛生子

天鏡曰牛從土中出者不出千日有兵民流亡 京房曰牛自地中出邑國有兵小民破亡君有喪不出三年 天鏡曰牛從地中出不出三年有大殃 京房曰牡牛有子其君無后

牛生子異形

運斗樞曰人君七政錯壅下情闇上不明則牛五頭不能行宋均注云五頭喻五方不肯赴上命也 京房曰牛生子一首二身其邑分牛生子二頭天下分胡氏之象也 天鏡曰牛兩頭軍分為兩 按搜神記曰元帝大興中割晉陵郡封少子以嗣太傅東海王俄而世子母石婕妤疾病使郭璞筮之遇明夷之既濟曰世子不宜裂土分國以致患悔母子並貴之咎也法所封

內當有牛生一子兩頭者見此物則疾瘳矣其七月曲阿縣陳門牛生子兩頭郡縣圖其形而上之元帝以示石氏石氏見而有問或問其故晉陵土上所以受命之邦也凡物莫能兩大使世子並其方其氣英以取之故致兩頭之妖以為驚也

河圖說微示曰人主失國無下見牛四角二足 京房曰牛生八足上有三首邑增地君所任邪則牛兩頭八足兩尾

又曰牛生子三角其邑且有兵 牛生三目以上邑有賊臣臣多口則牛四目在背 牛生子三鼻其邑有兵 牛生子鼻

一孔邑作事不成臣君不聽事則牛一耳 牛生子三耳以上邑大亂人君象惡同志至德潛隱興徭後奪民時則生生五蹄

民人僞三目邑有賊臣則牛二尾 牛生子三陰已上君多子牛生子目在腹下及旁邑且有事 牛生子口在腹下及在

頭上邑有大事 牛生子口在四支邑君亡

牛生子口在背其邑臣口舌 牛生子耳在腹下民太飢

牛生子耳鼻在腹及背其君傷相謀 牛生子鼻在四支上邑

有大賊 牛生子足在腹邑徒 牛生子尾在腹邑大徭

牛生子尾在四支邑君易 牛生子無首邑無令君不吉

牛生子無鼻太息

牛生子無尾民貧士弱 牛生子無毛有羽邑君亡

牛生子無陰其君無子君無子則牛無陰 牛生子無足其邑

谷不成 牛生子足在背邑且有兵兵行徭後奪民時厥妖

牛生五足 牛生子三足其邑君有久疾 灾異圖曰王公侯

刺史不祇上命刻暴百姓則牛八足 漢書五行志曰秦文公

五年遊囿衍有獻五足牛者劉向以為近牛禍也先是文惠王

都咸陽廣火宮室足者止也戒秦建止奢大也

又曰景帝中元六年梁孝王曰北山有猷牛足生背上者劉向以為近牛禍先是孝王驕奢起苑方三百里宮館閣道相連欲求為漢嗣足見出背下上之象也 異苑曰晉永加中曲河陳文

牛生兩頭犢建武中曲河牛生犢一軀兩頭永昌元年江北

郭洗牛生兩頭八足咸和元年護軍營牛生兩頭六足大元中

蜀人獻動角牛奮頭則角耳搖石虎時特牛水道在腹下宋元

加中倉谷五石豐家牛生尾在額上元加十四年十月東陽留元

子家牛生兩頭犢墜地便勃健善走元子射之乃死以呈郡守

牛生人

京房曰牛生人民流亡 牛生人一身二首其邑昌牛生人一

身三首其邑有兵 牛生人一身二首無口三鼻一鼻在頰一

鼻在頰其邑有兵不隱 牛生人一身二首無目一耳相臣有

兵 牛生人一身二首無目三耳一耳在頂一耳在頰其邑有

兵 牛生人一身三首一鼻在項一鼻在頰女人治其政 牛

生人一身二首無耳三口一口在頰民飢 牛生人一身二首

無耳三口以上一口居頂一口居頰人民飢 牛生人一身三

首二口無耳一口在頂民驚兵君亂亡 牛生人一身二首無

耳三口一口在頰一口在股此民且大驚其邑有亂亡 牛生

人一身三首三耳無目一耳居頂一耳居頰其邑有兵民多流

亡 牛生人三頭三面有軍行 牛生人一首四面其君亡地

牛生人一首二口其邑大飢 牛生人一首一鼻邑民貧 牛生人一首三目以上天下有爭者 牛生人一首三耳已上

邑治且亂 牛生人一首一面天下有爭者 牛生人一身頰已上於其邑有兵 牛生人二首已上其臣有反者又云邑有大疾 牛生人三足已上民多相諗 牛生人三臂已上其邑兵行 牛生人三陰已上其國有謀臣

牛生人目在腋下其君且凶 牛生人目在腹天下諸侯雜居目在背其邑有大臣反 牛生人目在足下此謂不親其邑有大謀 牛生人鼻在腋下主令不行 牛生人鼻在足民哭 牛生人鼻在腹其邑谷不成 牛生人鼻在背其民多 牛生人口在腹下邑有火 牛生人口在背邑得利臣有凶事 牛生人口在陰其君見賊 牛生人耳在背其邑得賢耳在腹其君弱 牛生人四支在首其君大亂 牛生人腹在脰邑有飢 牛生人陰在背腹其君有大事 牛生人無鼻邑有喪

牛生人無耳有鬼驚人者相主走 牛生人無足其邑不種 牛生人無臂其邑疾 牛生人無体其邑有事 牛生人無腹其邑飢 牛生人身而六畜面者此不吉臣下不受命 牛生人人身而鳥頭面者邑有兵 牛生人人面六畜身此謂不祥其邑有兵 牛生人人面而大身其邑苦 牛生人人面為野獸身者邑有亡地 牛生人人面魚身邑有水 牛生人人身而虫地面者其邑亡地 牛生人人面而虫地身者此邑有空

牛生六畜

天鏡曰牛生六畜兵且作其君不安 京房曰邑更主則牛生六畜牛生六畜其邑女子為主君不安宅則牛生馬 牛生馬兵將作人零落不安宅 牛生六畜人形者其邑更君 牛生

六畜一身二首其君亡 牛生六畜二鼻已上其君有兵 牛
生六畜二口已上邑有兵 牛生六畜三耳三口已上邑亡地
牛生六畜無目其邑令不行 牛生六畜無四支主不治

牛生野獸飛鳥 牛生魚

牛生野獸天下不通 牛生野獸有人形其邑有兵大作則牛
生鼠國有兵水則牛生飛鳥 牛生飛鳥鳴者有他變且為兵
水 京房曰天下虛則牛生魚

牛生五谷屎金鐵石木草土布帛 牛疫

京房曰牛生五谷其邑昌大穰 牛生土及屎土邑地大昌

牛生金鐵其邑有兵兵強主武則牛生石牛屎生草木其君死

牛屎布帛其君有令

握鏡曰牛大疫劬革動王用兵雜城郭不出三年有大殃

大唐開元占經卷一百十八

馬占

馬休徵

神馬

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宋均注云神馬巡狩四
方典略曰神馬者河之精也 晉中興書徵祥說曰孝武帝大
元十四年六月寧朔州刺史賈統上言晉寧頃池縣此月辛亥
有馬二匹出於河上一白一烏槃戲相逐河水上從卯至巳乃
沒

龍馬

尚書中候曰堯礪德匪懈萬民和吹龍馬銜甲赤又綠色龜背
廣袤九尺五色顏下有赤文似字注云龍形象馬赤燦怒之

使甲所以藏圖王者有仁德則龍馬見也其文赤色而綠地也
瑞應圖曰龍馬者仁馬也河水之精高八尺長頭身有鱗甲
豁上有翼旁有垂毛鳴聲九哀蹈水不沒有明王則見又曰王
者不儲秣馬則龍馬乘黃澤馬白馬朱鬣並集矣

騰黃 飛兔 腰褭 澤馬 玉馬 駸馬

瑞應圖曰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王者德御四方則至一名吉
光乘之壽三千歲以馬無死時 又曰飛兔者馬名也日行三
萬里禹治水功勤勞歷年救民之害天降其德而至 又曰腰褭
者神馬也與赤兔同應 應劭注漢書云腰褭古駸馬赤喙玄
身日行一萬五千里

又曰王者愛人而賤馬則澤馬來 又曰王者勞來百姓則至
隨巢子曰夏后之興方澤出馬

瑞應圖曰王者精明尊賢則玉馬至 又曰師曠時玉馬出
又曰世治則西王母獻岱駸馬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
政頌平則南河輸駸馬注曰駸馬者黃赤馬也 天鏡曰王者
不傷禽獸則駸馬見

白馬鬣 青馬白鬣

瑞應圖曰明王在上則白馬朱鬣至又曰王者乘服有度則白
馬朱鬣 又曰白馬朱鬣者任用賢良則出 禮斗威儀曰周
王白馬朱鬣也

天鏡曰王者資服有度則青馬白鬣來

馬咎徵

馬化為牛狐及出地中

京房曰馬化為牛君且無兵強也 紀年曰周宣王三十三年

有馬化為狐 京房易傳曰馬出地中國有兵民散亡又軍喪不出三年

馬變毛

京房曰馬一夜改毛易政 又曰馬易毛名曰易衣君且小憂家人之馬家長死矣 又曰馬一夜變易毛南鄉更為北鄉東鄉更為西鄉政有且更 握鏡曰馬忽易色君憂一曰馬忽變易赤色主方大喪

馬悲鳴 馬能言

潛潭巴曰天子馬行而鳴天號無聲故馬應之而鳴 天鏡曰馬鳴翁地不食必遠行千里若國君所乘馬外伐他國主乘馬夜悲鳴國有外賊 京房曰馬無故一夜皆鳴且有兵來者

又曰馬能言如其言言吉則吉言凶則凶 呂氏春秋曰亂國之妖馬乃言

馬入宮殿

潛潭巴曰有馬走入宮大臣不從行不忠其有聲也臣名於天下主令不行輕見虜注云馬地精陰也從人無所不之今忽入宮臣欲奪主位居其宮之祥也有聲是日而鳴聲走欲行主教令也 京房曰馬走入君宮有兵事大憂異苑曰後石建武十四年有妖馬一匹色青尾焦燎白中陽走闕下是歲虎死國亂 晉陽秋曰咸康八年有馬色赤如血自宣陽門直入殿前走出不知所之 二石偽事曰石混說建武十四年時忽有欄馬一疋有四目錄著殿中十餘日哭去不知所在

馬生角

地鏡曰馬忽生角其君以兵攻國破亡 呂氏春秋曰亂國之妖馬乃生角 京房曰下不順政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 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 洪範五行傳曰文帝十二年有馬生角於耳吳在前上向長三寸左角長二寸劉向以為馬不當生角猶吳主不當舉兵向上也 又曰成帝綏和二年二月大廐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各一寸是時王莽為大司馬害之之萌自此始矣 晉紀曰隆安四年梁州刺史郭詮送馬生角桓玄之應也趙書曰前石臨涇縣馬生角在耳長七寸楚別動

牡馬生駒

京房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馬生駒史記秦昭王二十年牡馬生駒而死非類女生而死猶秦恃力强得天下而還自滅之象也

漢書五行志曰哀帝建平二帝定襄牡馬生駒三足隨群飲食太守以聞馬國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後侍中董賢年二十二為大司馬居上公之位天下不宗哀帝暴崩成帝母王太后召弟子新都侯王莽入收賢印綬賢恐自殺莽因代之

馬生子異形

京房曰馬生子一目其君弱 馬生子三目以上臣制主令 馬生子二口以上者其令多亂 馬生子三鼻以上民流亡 馬生子三耳以上其民人多死者 馬生子二足以上民流亡 馬生子三足其邑主且有祥 馬生子二陰以上有兵 馬生子目在腹下及在旁其邑有兵 馬生子目在四支其邑俘囚 馬生子目在陰其邑大弱主亡 馬生子目在背民流亡不從令 馬生子口在背邑民大去其君者 馬生子口

在腹色肌五谷不貴 馬生子耳鼻在四支者兵作 馬生子耳鼻在腹及背臣謀叛上敗績 馬生子足在首失邑君 馬生子足在背大主有行 馬生子足在腹主勞民飢 馬生子尾在首足谷不成 馬生子尾在背其君搖 馬生子尾在腹臣謀反 馬生子無目其邑君久疾 馬生子無口鼻其邑君無子 馬生子無耳主失位 馬生子無足主失位 古今注曰漢哀帝大初四年中張幼鄉有馬生子一身三頭九口各有言民皆書之戶上 華陽國志曰蜀李特將亡馬生駒一頭二身著六牙一牡 異苑曰李勢時有馬生駒一頭二身六脚身中有牝牡

馬生人

京房曰上無天子諸侯相伐民流百姓勞厥妖馬生人 馬生

人一身有兩頭以上邑有反者兵大作 馬生人一首三額以上邑相輓亂 馬生人一首兩額以上邑有大兵 馬生人一身而兩首無目一耳居額以上且有兵 馬生人一身三首以上三耳以上無目一耳居額上是謂不祥天下有兵民流亡 馬生人一身兩首九口鼻居項天下大飢民流亡 馬生人一身兩首以上無耳無口二鼻以上一鼻著項一鼻著額天下有兵喪 馬生人一身兩首邑藥主 馬生人一身而兩面以上其邑大不祥 馬生人三首以上邑爭凶 馬生人一身三耳以上其邑亂 馬生人一首兩鼻以上邑民貧 馬生人有臂無首足邑有兵不勝凶 馬生人三臂以上邑君有惡疾 馬生人三足以上其邑勞 馬生人三腹以上無足邑有大喪 馬生人三陰以上臣謀其主 馬生人首在腋下主賊殺於

臣 馬生人首在足下色君私社稷亡 馬生人首在背民大
勞苦 馬生人首在陰其君亡地 馬生人目在腋下其君哭
馬生人目在背色有大兵流亡 馬生人目在腹若喉類人
主有亡地 馬生人目在足下此謂下視欲謀其上 馬生人
口在腹色有兵民且飢 馬生人口在背色有大事民絕食
馬生人鼻在腹下主令不行 馬生人鼻在足下民相從哭
馬生人鼻在腹下其色谷不成 馬生人鼻在脅色民勞
馬生人鼻在陰色君鬼神不享 馬生人耳在背民不相從色
有兵 馬生人耳在腹其色弱主治不行 馬生人耳在陰賢
者不上通 馬生人腹有跨其色大飢君亡地 馬生人陰其
在上其君無子 馬生人陰在背腹民飢臣下大謀其上
馬生人四支其首及項其君失位 馬生人無首其君大疾

馬生人無目其國失令亡 馬生人無口天下大飢 馬生人
無鼻其色有喪 馬生人無耳其色有鬼驚人主 馬生人無
手足其色不谷 馬生人無臂色有兵兵敗 馬生人無腹色
亡有兵民飢 馬生人人身而畜面者民飢主易 馬生人人
面而六畜身者是不祥色有兵 馬生人人面野獸身其色有
大客反兵 馬生人人身而野獸面天下有亡色 馬生人人
面鳥身是謂不祥色有兵 馬生人人身而虫地面者色且亡
馬生人人面而虫地身是謂色虛及有喪 馬生人人身而
地龍面其色有弱主不治 馬生人人面而龍地身者民流亡
洪範五行志曰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占曰畜生非其類
子孫必有非姓者後始皇蓋呂不韋子也
史記曰秦孝公有馬生人劉向以為皆馬禍也孝公始用商君

攻守之法東侵諸侯卜其象將以兵革抗極武功而還自害也

馬生六畜

京房曰馬生六畜君有大事 馬生羊邑安又曰國無憂民大安 馬生牛人安五穀蕃 馬生六畜一首兩身其君且遂 馬生六畜二口以上天下有作兵者 馬生六畜二鼻以上民大飢 馬生六畜三耳三日以上君失社稷亡 馬生六畜無首人君失位 馬生六畜無四支其君不安 馬生六畜無目臣塞君之善士令不行 馬生六畜無鼻口天下有兵 馬生六畜無耳天子失忠臣 馬生六畜無陰者安主治者 馬生野獸飛鳥 馬生魚虫 京房曰馬生野獸有他變形盡為兵 馬生野獸天下不通

馬生飛鳥民不安有反臣 馬生飛鳥有地變形者皆為兵喪亂

又曰馬生魚邑主憂又云大水至谷不成 馬生虫地及蜂蚊者其邑流亡

馬生五穀金錢鐵石土草木

京房曰馬生五穀歲樂昌 馬生金錢其邑臣有欲賊主 馬生石其邑強 馬生土其邑增地 馬生草木其君疾 馬生布帛者政令且更

大唐開元占經卷一百十九

羊犬豕占

羊休徵

玉羊見

瑞應圖曰鐘律調五音當節則玉羊見師曠時見

羊咎徵

羊疫

夷羊

羊两口

羊六頭

羊多角

漢書五行志曰視之不明是調不哲時則有羊福多疫死及為
佐

國語曰商之亡也夷羊在牧賈逵注曰夷羊神獸也 貨食傳
曰羊揚也 許慎注淮南子曰大羊也牧商牧野 天鏡曰羊
一頭二口其年不熟民飢亡

灾異圖曰王侯二千石不祇上命尅暴百姓吁嗟則一羊六頭也

異苑曰石虎建武初秦州南安虞大柳摩猷六角及四角羊各十山羗中有三角五角羊又旄牛有一角皆其類也江陵黃丘村有羊兩頭一頭下不能鳴

羊四耳 羊無足 羊生犬馬

河圖書曰羊四耳目在腋下名孽見即有起王

天鏡曰羊無後足前吉後凶 又曰羊無前足先憂後悅

晉中興徵祥說曰咸和元年司徒府羊產無後足其後蕞峻作逆

天鏡曰羊生犬國備外賊羊生馬天下將兵起

犬咎徵

犬狂疾

洪範五行傳曰犬禍者西方也以口守言之類也言氣毀則犬傷疾矣故曰犬傷禍也旱歲犬多狂死或言氣亂則犬為恠以其占之 京房曰佞臣在側則犬妖生歲多蝗虫任佞則群物盡傷犬妖則軍兵將軍又曰犬能言吉凶如其言 又曰犬呼其主主且亡 天鏡曰犬作人音聲世主移

犬羣噪 犬自食子 犬反哺 犬負子 犬不啮鼠

淮南子曰夏桀在位亂四時之政而萬物失所犬群噪起淵運斗樞曰七政亂主見政禁則天下犬噪 天鏡曰犬噪街巷中不出其年有賊在邑 犬群噪街巷中不出其年外內戒嚴君臣交兵從朝廷起二犬噪象犬和兵必起 犬群噪城池不出三年三月國內虛空 犬噪屋上國有喪 犬噪門巷中其

邑不寧 京房曰犬晨夜嗥堂室上家且有喪邑亦然
天鏡曰犬群嗥暮嗥室中男若女必喜朝嗥室中父死日中嗥
室中男得祿爵女得所欲夕嗥室中長女死 墨子曰三苗大
亂天命極極則犬嗥於市中 天鏡曰犬逆吠其主必遠行若
國君遠行傷將亦傷兵 京房易傳曰犬群嗥國將亡 天鏡曰
犬自食子國無盜賊

又曰犬子初生反哺其母國有義

又曰犬負其子走來入城池中其國不征伐隣國歸義犬負其
子脩巷國去其鄉

京氏曰犬無故皆見鼠不動邑且有賊臣公不禁下

犬聚宮門

犬浴水中

犬從地中出

京氏曰犬死無故當邑門及宮門聚如尸皆大山

又曰犬無故相從浴水中兵大作

又曰犬從地中出邑大水君且平 晉書徵祥說曰興平年吳

郡府舍地中出犬子二頭一雄一雌太守張懋聞齋內林下犬

子聲地自拆見有二犬取而養之皆成尋而懋為沈充所害注

云夏曰所志曰掘地而得狗名曰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地狼

也 又曰晉孝武帝大元中廬江瀟縣何翊家忽聞地中有犬

子聲即於聲處掘之見一狗母出其柴瘦走入菰中不知所在

視其處有犬子二頭一雌一雄取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為犬

善噬野獸其後裡中為虫所沒 安帝隆安中輔國將軍孫

無終家既陽中地中聞犬子聲尋穴地有坼犬子皆白色一雄
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為桓玄所誅

犬戴冠

京房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冠出朝門漢書五行志曰昌邑王賀為王時見白犬冠方山冠而無尾此服妖亦大禍龔遂曰天戒在君也賀既廢死不得置後犬無尾微也續漢五行志曰嘉平中省內冠狗帶綬以為娛樂有一丈突出走入司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恠靈帝寵用便嬖西園賣官寔狗而冠也

犬生角

犬兩首

犬入宮室淫連

犬豕交

天鏡曰犬生角世主增地京房曰人君失政小人竟進則犬生角漢書五行志曰文帝後元五年齊城門外有狗生角齊悼惠王亡後帝分齊地立其庶子七人皆為王兄弟並強有兄陽心故犬禍見犬守衛角兵家在前向上也犬不當生角猶諸侯不當舉兵向京師也

運斗樞曰狗兩首人行街刀宋均注云狗為人吠守而設兩頭且主行銜刀兵是宿衛之臣欲叛自作主而妖也地鏡曰犬入室中淫連君亡之象

呂氏春秋曰亂國之妖犬彘乃連注云案漢書五行志曰景帝三年邯鄲狗與彘交悖亂之氣近犬豕禍也是時趙王遂悖亂與吳楚謀為逆遣使囚奴求助卒伏誅

京氏曰人君夫婦不嚴厥妖狗與豕交茲謂反德國有兵革之變

犬生子異形

京氏曰犬生子三耳以上邑且有亂臣犬生子一目邑有臣事二主者犬生子三日以上邑大臣謀主犬生子有二口邑有憂犬生子鼻一孔邑有兵犬生子有二鼻邑且有兵

犬生子三足以上其邑主有分侯 犬生子有五足以上其邑且大卒行 犬生子有二陰君多子 犬生子有二尾已上邑有從王 犬生子口在背邑有反臣 犬生子口在陰邑臣強主命弱不行 犬生子口在四支臣殺其君 犬生子口在腹下及腹旁邑大憂 犬生子口在腹民大飢 犬生子口在四支邑君亡 犬生子有鼻在四支邑有兵 犬生子足在腹邑有徒王 犬生子足在背邑有大咎 犬生子足在首邑君且有大力 犬生子尾在腹邑有大臣殺君 犬生子尾在背四支邑有三主爭者 犬生子無毛邑大臣殺君 犬生子無目邑主病 犬生子無口鼻民飢 犬生子無足穀不成 犬生子無尾邑民貧

犬生人

京氏曰犬生人其邑君失位兵行 犬生子人形不具其邑有兵 犬生子人之形而物各不居其所者主亡 犬生人之形而六畜身主亡大有咎 犬生人之形而飛鳥身邑大水 犬生人之形而野獸身此有亡主 犬生人之形而魚身者邑大水 犬生人之形而鼠身者其邑虛

地 犬生六畜 犬生鼠生魚 犬生野獸 犬生飛鳥蜂

京氏曰犬生六畜其邑易命有大事 犬生六畜一首二身邑有廢 犬生六畜兩身邑且二君流 犬生六畜兩口已上邑大臣亂 犬生六畜三鼻其邑有亂臣 犬生六畜有人形者邑易主 犬生六畜無首其邑有大事 犬生六畜無耳邑不用事 犬生六畜無目其邑兵行 犬生六畜無口鼻民流亡

作兵 犬生六畜無四支邑不治有兵 犬生六畜無陰主且
暴死 犬生豕歲大熟民樂 天鏡曰狗生豕吉不出三年國
安樂

京氏曰犬生子為鼠歲虛民流亡 犬生子為魚邑有大水民
飢

地鏡曰犬生野獸大夫有外謀不出三年君且亡國

京氏曰犬生野獸邑且有大咎 犬生野獸人形者邑有大兵
荒亂

京氏曰犬生飛鳥雖有人形及不具皆為大兵及大水 犬生
子為蜂天下更令 犬生虫地其邑民人

犬矢溺宮室道路 犬矢金石雜物

京氏曰犬矢宮室中殿堂上三日已上邑空虛 犬矢王門中

其主有喜 犬矢王門外邑主有憂 犬矢邑社不及大神五

日已上邑亡 犬皆群溺於邑門外及內兵作家人亦然一犬

無故大道矢而行邑大山 群犬無故皆矢大道中兵行 犬

矢人民林席上其殃大 犬矢井中家虛邑亦然 犬無故溺

人其人不出三歲

又曰犬矢石其邑臣強君弱 犬矢金鐵邑兵大作 犬矢土

邑愈墜墜地也 犬矢五穀邑昌歲成 犬矢布帛邑有暴政

犬矢草木邑大有喪

豕咎徵

豕能言 豕自食子 豕自食尾

京氏曰豕能言吉凶如其言 豕晝同時俱鳴此謂哭主歲不
成

又曰豕自食其子家破

又曰豕反自食其尾家富歲且凶

豕登屋入宮

京氏曰豕之屋上其邑得賢士 豕入君室中其社稷邑君且
亡 漢書五行志曰昭帝元鳳元年燕王宮永巷中豕出園壞
都竈銜脯六七枚置殿前劉向以為竈者生養之本豕陳脯於
庭竈將不用宮室廢也燕王不改卒伏誅 地鏡曰野猪入宮
室中其軍將圍小人失宅 京氏曰豕無故入君室屋且有女
憂為亂 又曰赤彘見於國不出三年必有大禍野人為政
大亂

豕生子異形

災異圖曰王侯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祇上命則豕一頭兩身六

脚 古今注曰哀帝大初三年長安彘生兩頭三日一日在項

中 京氏曰豕生子有角其邑有福祿 豕生子有二口已上

其邑且安 豕生子鼻一穴郡有九侯 豕生子三足其歲不

熟 豕生子五足已上其邑有大咎兵 豕生子二陰其邑分

無後 豕生子目在四支其邑兵行得地 豕生子目在腹下

及旁邑有大咎 豕生子口在背邑主弱群臣奪主令不行

豕生子口在腹其邑飢 豕生子口在四支民飢兵作邑亡

豕在子口在陰邑有大謀 豕生子耳鼻在腹及背臣謀其主

上亡社稷 豕生子足在其腹邑有大事 豕生子足在首

民勞於兵 豕生子尾在腹及首邑有大事 豕生子無口其

邑亂 豕生子無目其邑臣奪主令 豕生子無尾其邑主弱

豕有子無尾有羽色亡

豕生人

京氏曰豕生人之形即純行聖人且行兵不純行其色失社稷
豕生人而有六畜形者此色亂亡 豕生人形而有飛鳥者
其色大水 豕生人形有野獸形者其色兵 豕生人形如物
各有不居其位色失地

豕生六畜

京氏曰豕生六畜其色易主 呂氏春秋曰亂國之妖有豕生
狗 天鏡曰豕生狗不出三年國王走於野中死 京氏曰豕
生犬其君走謀於野中 豕犬形不具色有兵諸兵數起
豕生六畜有人形色且更令 豕生六畜一首二身色分
豕生六畜二鼻已上色有兵行 豕生六畜二口已上其色亡

地臣亂

豕生六畜三鼻三日以上其色大恐 豕生六畜無

首其色不安

豕生六畜無目色令不行

豕生六畜無耳其色君且不聽政 豕生六畜無口鼻其色民

流亡 豕生六畜無陰其色無嗣子 豕生六畜無四支其君

不治

豕生野獸出魚飛鳥蜂地

運斗樞曰人主以不孝仁之名侵犯大道則豕生鹿 大道者君
政也 京氏曰豕生野獸其色民飢有兵

豕生飛鳥其色水 豕生魚其色大水災 豕生虫蠅其色流

亡

豕矢金石草木

京氏曰豕矢金鐵色兵大作 豕矢土色增土 豕矢石色大

兵強勝四方也 豕矢五穀歲成熟
豕矢草木其邑有喪

大唐開元占經卷第一百十九

大唐開元占經卷一百二十

龍魚虫蛇占

龍龜魚虫瑞

龍

瑞應圖曰王者承天命而天道四通而悉達無益益術藏而世
無浮言言吉則河出龍圖 援神契曰天子孝則天龍負圖也
禮記曰聖王用水火金木必時頒爵位必當年德無水旱之灾
妖孽之疾則龍在宮沼 天鏡曰凡龍春見無殃咎 瑞應圖
曰青龍水之精也乘雲而上下不處淵泉王者有仁則出 又
曰君子在位不肖斥退則見 禮稽命微曰王者得禮之制則
山澤谷之中有赤龍 瑞應圖曰黃龍者五龍之長也不混池
魚德及淵泉則黃龍應和氣而遊池沼 蔡氏月令章句曰智

聽政事則黃龍見 瑞應圖曰王者精賢德則白龍見 龍魚河

圖黃龍負鱗甲成字以授黃帝帝令侍臣寫之以示天下 注

魏文帝新事曰黃帝錄圖五龍舞河此應聖賢之符也 尚書

中候曰河龍圖出赤文像字以授軒轅 元命包曰帝唐遊河

渚赤龍負圖以出圖赤色如錦牀赤王為匣白玉為檢黃珠為

泥玄玉為鑑章曰天皇大帝合神制署天上帝孫伊克龍澗洎

圖在唐典右尉舜等百二十臣發視之藏之大麓 運斗樞曰

舜為天子東巡至乎中月臨觀注云臨河觀望月或為丹字也

五采負圖出置舜前圖黃為匣如櫃長三尺廣八寸厚一尺四

分而連有石白玉為檢黃金為 黃芝為泥封兩端章曰天黃

帝符壘五字廣張各三寸深四分鳥文舜與三公大司空禹等

三十人發圖玄色而縑狀可卷舒長四十二尺廣九尺中有七

十二帝地形之制天文分度之差注云黃帝含樞紐之使也故

龍匣皆黃四合者有道相入也有戶言可開闔也 尚書中候

云舜沈璧黃龍負卷舒圖出水壇畔赤文綠字也 大戴禮曰

顓頊端拱以有謀疏通以知事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

神以制義治氣以教民潔誠以祭祀乘龍而至四海動靜之物

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礪 又曰帝學妙日月而送迎之

明鬼神而教事之春夏乘龍秋冬乘馬 括地圖曰禹平天下

二龍降之禹御龍行城既周而還 注神虛記曰禹乘二龍郭

裏而為御 尚書中候曰周公攝命七年歸政成王沈璧於河

榮光幕河青雲浮至青龍御玄甲臨壇吐圖而去注云周公攝

政歸美成王制禮作樂天下洽和榮光五色從河水出幕覆其

上浮雲從榮光中來青龍者蒼帝虛威仰之使也玄甲所以表

圖也

蛟

山海經曰禱過之山虎蛟龍身地尾者鴛鴦注云侶地四脚龍之屬也 說文曰魚滿千頭蛟來為之長率魚而飛置苛菲水即蛟去 淮南子曰蛟龍寢于淵而卵乳於陵注云許慎曰蛟鱉屬乳謂卵自乳者也又子曰王有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則蛟龍宿其沼注云山海經曰蛟龍蛇而四脚小頭細頭頸有白嬰大者十數圍也

玉龜

龜負圖

玄龜負書

瑞應圖玉龜者為聖國出師曠時至以錄讖書 禮稽命徵曰制禮作樂改損祭器有鬼神之助則龜負圖 又曰刑殺當其罪賞錫其功立事得禮之宜則龜負象戴 白虎通曰德至淵

泉雒出龜書

禮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故地應以龜書伏羲

乃象以作卦

尚書中候曰黃帝東巡至洛龜書成赤文龜字

以授軒轅注云虛龜負書所出黃帝成則也

尚書中候曰帝

唐沈璧于洛云龜負書出背甲赤文成字止壇也

又曰湯沈

璧於河黑龜出赤文題

又曰周公沈璧玄龜青純注云何休

解純綠也謂綠純千歲龜也蒼光刻背甲書止濟於壇赤文侶

字周公視周王乃視龜留不去周公援筆以世文而寫之書成

文消龜去

宋書符瑞志曰玄龜洛書者天符也王者德至淵

泉則出

虛龜五色

龜在宮沼

瑞應圖曰虛龜者玄文五色神虛之精也上隆法天下平象地能見存云明於吉凶不偏不黨唯義是從其唯龜乎書龜從此

謂也虛者德之精也龜者久也能明於久遠事王者不偏不黨
尊者老不失舊政則神龜出又曰虛龜似鱉而長合五行之精
三百歲遊于藕葉之上千歲遊于蒲上遙一尺二寸王者奉順
后土承天則見 宋書符瑞志曰王者德澤湛清政獵順時則
出五色鮮明龜三百歲遊于蓮葉上三千歲嘗遊于卷耳之上
禹卑宮室虛龜見 春秋孔演圖曰文命將興龜穴蓮
禮記曰聖王用民必順頌爵當時無水旱之灾妖孽之疫則龜
在宮池

毛龜四眼六眼八眼龜

宋書符瑞志曰宋文帝三獲白龜孝武帝獲毛龜明帝獲四眼
龜六眼龜八眼龜前書不載當時並以為嘉祥今附於龜瑞
之末并載其形以示將來也

比目魚

黃魚躍出

白魚入舟

神魚儻河

瑞應曰王者明照出遠則比目魚見注云爾雅曰狀如牛腓細
鱗紫色兩片相合乃行 尚書中候曰湯沈璧於洛水黃魚雙
躍出濟于壇玄鳥隨魚出亦止化為玄玉赤勒曰玄精天乙受
神命伐天下服注云黃土色明士歸湯玄鳥叶光紀之使天乙
天湯名天命之伐桀也

尚書中候曰周武王渡於孟津中流白魚躍入于王舟王俯取
魚魚長三尺赤文有字題目下援右曰姬發遵昌王燔以告天
有火自天流為赤鳥注云孟津南河津名也右助天告以伐紂
之意姬周姓遵循也昌文王名言武王之業也宋均注光命包
曰燔魚祭天烟火光化為赤鳥鳥日中陽物有光明而能照也
漢書曰宣帝詔云朕飭躬齊精所為百姓未濟大河天氣清淨

神魚儻河朕之德惧不能任

赤地 大蟪 大螻

禮稽命徵曰王者得禮之制則澤谷之有赤地 東觀漢記云

安帝生赤地盤于牀席之間

呂氏春秋曰黃帝時天見大蟪黃帝曰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具事

則土注曰蟪蚯蚓也 帝王世紀曰黃帝得蟪如虹應劭云神

蟪大五六圍長十餘丈也 呂氏春秋曰黃帝時天見大螻黃

帝曰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

野蚕成蠶

後漢書曰光武建武元年六月己未即皇帝位大赦天下野蚕
生麻尤盛野蚕成蠶被於山阜民獲其利非一 吳志曰孫權
黃龍三年夏有野蚕蠶大如卵由卷野稻自生改為禾興縣

龍龜魚虫恠

無雲而龍出 黃龍墜 龍五色

天鏡曰大兵將至大水為害則無雲龍出

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將亡則黃龍墜

握鏡曰君失木行則春青龍見國被兵其鄉散亡青狼豕亦然

失火行則夏赤失金則秋白失水則冬黑失土則四季黃皆如

上占 又曰倉龍見國有凶黃龍見國有喪白龍見有兵黑龍

見有憂凶

龍見邑社廷廟

京房曰山見龍過于邑邑遷 赤龍見於國不出三年必有大

禍野人為政 天鏡曰龍見社社稷必有大戰流血 龍從宮

中出諗人聚其國亡 地鏡曰龍下朝廷人君不順四時行出

不時 龍以冬出當道或聞邑中或乳國中或見上復下皆有
大戰主憂春夏秋出不占 墨子曰昔三苗大亂天命極之龍
生於太廟 異苑曰會稽有獨姥常織蘆布為業以義熙初曬
績於廷忽疾風雷雨山陰縣東魏家堂屋上有一蒼龍長數丈須
臾而散成績從風飄亂姥先以大瓮著階下有項天雨滿瓮悉
是蘆績爾曰郭中有俱曝曬者莫不失之後有蘆龍之難尋自
散走咸謂是其應矣

龍見井中

潛潭巴曰龍從井中出下為猶謀慮大兵不本而出注云龍從
井出聖人在下位今而見稍執大政猶亂時主祥也 京房曰
井出龍若馬君不守宗廟 又曰有德遭害厥妖龍見井中
又曰君行刑暴惡黑龍從井出 漢書五行志曰惠帝二年正

月癸酉旦有兩龍見於蘭陵廷東里溫陵井中至乙亥夜去劉
向以為龍貴象而囚於庶人井中象諸侯將有出執之禍其後
呂太后出殺趙王諸呂亦終誅滅 魏志曰高貴卿公正元元
年冬十月戊戌黃龍見于鄴井中甘露元年正月辛丑青龍見
軹縣井中二年二月青龍見溫縣井中三年黃龍仍見頓丘冠
軍陽夏縣界井中四年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注漢
晉春秋曰是非龍仍乃咸以為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
天下不在地揜而數君於井非嘉兆也乃作潛龍詩以自諷焉
司馬文王見而惡之五年五月己丑高貴卿公卒時年二十 又曰
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怒遂帥童僕數百搯鼓而出文王弟十
七騎校尉伸入遇帝於東門左右訶之伸象奔走中護軍賈充又
逆帝戰南闕下帝自用劍象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前刺帝刃出

於背 陳留王景元元年十二月甲申黃龍見於華縣井中三年
二月青龍見軹井咸熙二年十一月壬戌詔群公卿士奉皇帝
璽綬策禪位於晉嗣王

晉陽秋曰太元五年龍見武庫井中帝觀有喜色百官將賀劉
毅以為不祥孫楚上事曰頃聞武庫井中有二龍群官或謂之
禎祥而稱賀或有謂之非祥無所賀可謂楚既失之而齊亦未
為得也而龍守鱗翼潛于重淵或仰板雲漢遊于蒼昊而今蟠
於坎井同雄於蛙蝦豈獨管庫之士或有隱伏期役之賢沒於
行伍故龍見光景有所感悟耶 異苑曰謝晦家室名宅南路
上有古井以元嘉二年汲者忽見二龍甚分明行道住觀者莫
不嗟異有人入井看故是博隱起龍形象從邊出澆灌殊駛後
晦等皆伏法淮南所謂井見而貴臣拘者也

龍逐人

洪範五行志曰秦文公大獵有龍出逐文公公射得之龍逐人
非所當也射而得之非所當射得也射為射妖龍為龍孽皆霧
亂之君所致也龍者天之象陽之表紹之象也射兵革之禍也
龍傷獲為禽滅之患是國且有兵將禽獲也文公感悟改行自
新月居汧之陰子孫繁昌

龍聞 龍死

考異郵曰龍聞則主將易宋均曰龍君象聞則將軍也 潛潭
巴曰日月食之則蛟龍群聞 京房曰龍聞邑中 數日不止
人主且分北兵為憂 漢書五行志曰左傳昭公十九年龍
聞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為近龍孽也鄭小國攝乎晉楚
之間重以強吳鄭當其衝不純其德將聞三國以自危亡是時

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患此純以德消變之効也案春秋經即鄭定公也續漢書五行志曰桓帝延熹七年河內野王山有死龍長可數十丈襄楷以為龍者帝王瑞天鳳中黃山宮有死龍漢兵誅王莽以易代之徵後魏代漢

虛龜執 龜無文 穿井得龜

合誠圖曰玄帝將亡則虛龜執堯錄書曰玄帝之將終也水不流下則龜無文世語曰晉長沙王從封長沙至國穿井入地四丈得大石其中有虛龜而長二尺餘長沙王誅之象也車頻秦書曰苻堅建元十三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其大三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藏之太卜因而養之十六年而堅死

今取其骨稽問吉凶名曰客龜太卜佐齊魯夢客龜言我歸江南不過死於秦魯自解曰龜三萬六千歲而終之必有災亡國之徵

巨魚見 丹魚見

京房曰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者疏 漢五行志曰靈帝嘉平二年東萊海出大魚二長八九丈高二丈餘明年中山王暢任城王博並薨 吳苑曰佛之虜都長安端門外苑水有齊視水如西有丹魚長三尺有赤光國尋滅

河魚逆上及生人 魚偃行

京房曰衆逆同志厥妖河魚逆上 洪範五行傳曰秦始皇八年河魚逆水上流劉向以為魚逆魚陰教民象也逆水上民將

不從君令為逆行也。京房易侯曰：下無臣大人不實則魚生人。運斗樞曰：天下將亂則魚偃無足行，宋均曰：魚潛伏今見且偃行是弱而降自恣無所畏也。

魚飛 魚見屋上

京氏曰：魚飛者何國無禮義則魚飛，水有淵與即魚居焉，國無禮義民去焉，故魚飛不救有虛邑其救也。安民治業定典禮樂。又曰：魚入即中司馬將戰勝，魚飛集於司馬鼓上，司馬當之地鏡曰：魚飛入路中兵作。又曰：魚飛去水國有暴民。漢書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君嚴寒氣動故有魚孽，魚去水而飛極陰之孽也。京房易傳曰：青魚去水飛入道，兵將起。

握鏡曰：魚忽出屋上死道中，皆有兵奔敗。魏志曰：齊王正始中有二魚長尺，集於武庫之屋，有司以為吉祥。王肅曰：魚生於淵而居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乘甲之變而後果有東關之敗。

五色地 地有翼足

淮南萬畢術曰：君失春政則倉地見於邑，即歲多禍；君失夏政則赤地見，君失秋政則白地見，君失冬政則黑地見。京房曰：玄地冬出則君凶。河圖曰：地四足四翼，各群立見則兵作。合誠圖曰：白帝將亡則地有足伏如人。京房易傳曰：青地見足，軍中將罷國君者危也。

地入都邑宮廟

禮記威儀曰賤人為君則地入都 潜潭巴曰朝有大地親屬
無道將何為宋均注曰地陰物而性蚕燕今而在朝是親屬或
欲為無道何為言不成也 吕氏春秋曰妖孽生國有遊地一
西一東 漢五行志曰皇之不極是謂不 則有地孽 災異
圖曰外鎮王侯不祇上命剋暴百姓則龍地見 京房曰地
群聚大道上邑有急兵 地聚于國必有圍城黃地見于邑早
長地見大水 淮南万術畢曰君室無故見地君且去地無故
在林上君非其子 漢五行志曰左傳文公十六年有地自泉
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劉向以為泉宮在國中公母姜氏嘗
居之地從之出象宮將不居也 又地入國將有女憂也如先
君之數者公母將薨之象公惡之乃毀泉臺後二年薨公子遂
殺文公之二子惡視而立宣公文夫人遜于齊 搜神記曰魯

定公元年秋有九地統柱占曰以為有九世廟不祀乃立陽宮
會稽典錄曰淳于翼字叔通除洛陽市長桓帝即位有大地
見德陽殿上翼占曰以地有鱗甲兵之應也 晋徵祥說曰大
寧中武昌有大地居神寺神樹上出頭從人受食案
京房易妖占曰地見神祠不出三年有大兵國有大憂時王敦
作逆 晋惠帝起居注曰齊有大地長三百餘步又負二地長
十餘步過市人悉逐觀之後齊城北門入漢景祠湏臾不復見
京房易傳曰地見將軍營中師罷出則中軍將軍得志或曰
得士

地鳴君室 地交市廷 地衝垣 地開
淮南万術術曰為死事則地鳴君室 京房曰地鳴君室凶
地鏡曰地交於市及廷中者不出三年必有亡主各以其國君

應之

運斗樞曰君失政臣挾私則地衝巴巴蝮虫也

河圖曰大地朝市路群聞又去不去霸者當路淮南万畢術

曰地無故聞於君室後必爭立小死小不勝大死長大不勝小

大皆死皆不立也漢五行志曰左傳嚴公時有內地與外地

聞鄭南門中內地死劉向以為先是鄭厲公劫相祭仲而逐昭

公代立後厲公奔出公復入弟子儀代立厲公自外劫大夫傳

瑕使僂子儀此外地煞內地之象趙書曰前石時安定太守

邵琨上言地與鼠聞於郡門而地自死

蛙聚 蛙與蝦蟆聞

易辨終條曰蛙聚大盜出運斗樞曰妃色惑王蛙累入邦門

內

漢書武帝元鼎五年秋蛙與蝦蟆群聞是歲四將眾十万征南

越

候拉蚓出 吳松入邑 蟻聚土 候螳螂生 候蜩

鳴

周書時訓曰立夏後五日拉蚓出不出則臣奪后今冬至之日

拉蚓結不結則君政不行

京房曰見山望蛆入于邑內殺廣雅曰蜈蚣也

又曰蟻無故當道若門戶城聚土水且傷人

易通卦驗曰螳螂搏蟬蟬之虫乘虛而殺物自隱蔽而有所害

捕搏之象也奸人由陰行邪令失節不生武官不務奸故為奸

狷事發月令云小暑至螳螂生

周書時訓曰夏至後五日蜩始鳴不鳴則貴放逸立秋之日寒

蜩不鳴 通卦驗曰適上九候蟬始鳴蟬不鳴人臣力爭國多妖言

蜚蝻集朝廷 蚘蚘蜚蝻見軍中 蜚蝻大如牛 京房易飛候曰蜚蝻集朝廷厥咎黜

又曰蚘蚘蜚蝻見軍中尤多師將罷有謀者不久地生諸虫將軍急去大凶 抱朴子曰蜚蝻見軍尤多有軍罷又宜備叛逆者

京房曰蜚蝻大如牛長一丈見邑且有賤人貴

蜂食苗 蜂生國 蜂入軍中 蛾飛蔽日

五行傳曰秦昭王委事太后弟穰侯為丞相弟譙蕩君皆用事私門權傾公朝三十八年上郡大飢山東盡死民無所食蜂食民苗蜂食民苗者赤祥之灾也能飛揚之類赤挾毒火之色也

不當食苗象不當位也故見災以蜚之蜂見挾毒物之害也天意若曰君不明臣下若蜂蠆而奪民將為國家害也

天鏡曰蜂生國舍內空亡象

兵書曰軍行蜂群飛蜂及蜜蜂尤多者必大戰道路防之 又曰軍中有小蜂鳴移主將敗士卒亡矣

漢書元帝紀曰建昭元年春三月上幸雍祠五時秋八月有白蛾飛蔽日從東都至軹道注如淳曰三輔黃圖長安城東北次門号曰宣平城門其外郭曰東都門也冬河間王元有罪廢迁房陵

蝗生

五行傳曰介虫者小虫有甲能飛揚之類陽氣所生於春秋為象虫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曰介虫之孽也說文曰蝗蝻也早氣

動陽象主吏乞貸則生螾螾說螾螾蟬賊一種虫也如言冠盜
奸宄内外言之耳故提為文學曰此四種皆蝗也禮月令曰
孟夏行春令則蝗虫為災春秋緯曰愁精所感擾氣所生螽
冬生天不能滅地不能藏潜潭巴曰生蝗虫兵大起行千里
五行傳曰君刑暴虐而取於貪叨無厭以師動衆取邑治城
而失衆心則虫為害爾雅曰蝗虫食苗心曰螟食苗葉曰蝻
食苗根曰蚤食苗節曰賊董仲舒對災異曰佞臣居位貪荷
之微邪人在位則蝗虫食葉君用臣才不任職則虫食莖君用
佞人在朝則虫食節君用奸賊在位則虫食根禮月令仲春行
夏令虫蝗為害說文曰螟虫食穀心從冥聲吏冥冥犯法即生
螟呂氏春秋曰亂國之妖有螟集其國其年凶淮南子曰
淮南子曰赦惡生孽虫食心京房曰吏為貪狼多螟螾宮室

奢虫食葉漢五行志曰春秋魯哀公十二年十二月螟十三
年九月螟十二月螟劉向以為春用田賦冬而螟此三螟皆虐
取民之効春秋漢舍孽曰魯室履畝而稅貪恣過則有稼生
漢五行志曰劉歆以為稼螟蠹之有翼音妣螟食穀為災黑眚
也董仲舒以為稼螟始生也是時初稅畝亂先王制故應是而
稼生詩推度覽曰在下不臣虫食葉貸者代也小臣為禮政變
其法故立字宣與代窮其變臣欲殺也京房曰得無節虫食
葉說文曰野虫食草根者也吏抵冒取民則生埽京房曰臣
安祿厥灾虫食根不絀無德虫食本害忠臣虫食根握鏡曰
螟虫食根咎在女主社稷毛詩義禮曰螽長而細或說云螽
蝼蛄也蝼蛄食苗根為人患詩推度覽曰傷思食賊之也
京房曰與公侯爭虫食菴傷忠臣虫食菴史記秦始皇四年

月螟虫從東方來蔽天如嚴雪是歲天下失菰瓠

漢五行志曰景帝中元三年秋蝗匈奴寇邊武帝元光五年秋

蝗五將象三十萬伏馬邑又四將征匈奴元鼎五年秋蝗四將

征南越元封六年秋蝗兩將征朝鮮大初元年夏蝗從東方飛

至嫩^嫩蝗三年秋復蝗其年二師征大宛天下奉其役連年征和

三年秋蝗四年夏蝗先是一年三將連象十餘万征匈奴二師

七万人沒不還平帝元始二年秋蝗徧天下是時王莽秉政

漢書王莽地皇三年夏蝗從東方來蔽天至長安入未央宮緣

殿四年漢兵斬莽 續漢書五行志曰安帝永初四年夏蝗是

時西羌寇亂軍象征距之連年五年夏九州蝗六年三月去年蝗處

復蝗子生七年二月郡國蝗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是時

鮮卑寇朔方用象征之永和元年秋七月偃師蝗去年冬烏桓

寇沙南用象徵之 續漢書五行志曰桓帝永興元年七月郡

國三十二大蝗是時梁冀秉政 東觀漢記曰馬援伯威為廣

陵太守連有蝗虫穀貴稜奏罷強官薄賦稅蝗虫飛入海中化

為魚蝦 晉中興徵祥說曰元帝大興二年徐州及揚州之西

江郡蝗三年冀州蝗皆胡肆暴之徵 武帝太元十六年五月

堂邑界有蝗廣千里長三十里許從南來其飛蔽天害苗稼是

時官以賄成皆入私庫貪私苟得之徵也 趙書曰石勒十四

年五月飛蝗穿地而生二十日化如蚕七八月引作玩四蛟則

飛周遍河朔百草無遺唯不食三豆及麻

蠅生蠅蔽

蚊蠹興

蠹大如牛

蟻塚滿野

春秋漢舍孽曰妃黨縱橫佞人譖世則蠅生 春秋魯莊公十
八年秋有蠅注云蠅短狐也蓋以含沙射人為灾也 漢書五

行志曰莊公十八年有域劉向以為域生南越之地多淫婦人男女同舟淫女為主亂氣所生故宣父名之域域由惑也為之短狐是時莊公將取齊之淫女故域至五行傳曰詩云為鬼為域則不可得蓋氣精也詩義禮曰一名射景如驚三足紀年晉獻公二年春周惠王居于涇薄人入王府多取王王化為域射人

古今注曰成帝建始元年六月蒼蠅萬數集白虎門朝坐處蔽地漢書昌邑王賀夢青蠅矢積西階東河五六石以屋瓦覆發視之青蠅矢也以問龔遂遂曰陛下左側諛人象多願皆放之賀不用其言卒至于廢

詩推度災曰逆天地絕人倫則蚊蚋興兵書曰軍行逢蚋尤多者必大戰道路防之異郵曰陳涉即亡景駒為主項羽誅

嬰都制九塞自稱楚王地生神蚩大如牛淮南子曰衰世飛蛩滿野許慎曰蛩蟻蟻也

蟄出不藏 虫兩足 飛虫反墜 虫生宗廟

春秋繁露曰木干水冬蟄虫不藏土干水蟄虫冬出

潛潭巴曰虫兩足赤口諸侯強五經異義公羊說后夫人之家專權擅勢秉持國政蚕食百姓則虫飛反墜

握鏡曰甲虫無故生宗廟中不出三年臣背叛兵興國憂天下虫無故自死用刑暴賊害過京房曰運行道逢虫地怒必大戰吏兵與馬賊將死以君大就五按亂錯故致以恠

大漢書卷之八十四
大漢書卷之八十四
大漢書卷之八十四
大漢書卷之八十四
大漢書卷之八十四
大漢書卷之八十四
大漢書卷之八十四
大漢書卷之八十四
大漢書卷之八十四
大漢書卷之八十四

大漢書卷之八十四
大漢書卷之八十四
大漢書卷之八十四
大漢書卷之八十四
大漢書卷之八十四
大漢書卷之八十四
大漢書卷之八十四
大漢書卷之八十四
大漢書卷之八十四
大漢書卷之八十四

大漢書卷之八十四
大漢書卷之八十四
大漢書卷之八十四
大漢書卷之八十四
大漢書卷之八十四
大漢書卷之八十四
大漢書卷之八十四
大漢書卷之八十四
大漢書卷之八十四
大漢書卷之八十四

大漢書卷之八十四



